

刊月·化文·會社·際國·濟經·治政·軍事



版出日一月一十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期一十第 卷二第



# 新軍

## 本期目次

接受歷史的指示……………鍾天心 (一)

太平洋戰略論……………彭芳美 (二)

論日德意三國同盟……………耕石譯 (四)

美日可以妥協麼 (Tehow作)……………耕石譯 (七)

美國在中日的利益 (蘇·蘭納爾作)……………黃藥眠譯 (九)

日本的南進 (美·馬克格林作)……………金玉摘譯 (十)

敵寇空軍陸戰隊的對策……………何貫虹 (十二)

木刻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林覺夫 (十四)

從萊納德的名文說到戰時兒童……………林覺夫 (十六)

### 文藝特輯

農村抗戰曲……………鍾天心 (十八)

我們的夜生活……………居甫譯 (廿三)

石工飢餓進行曲 (費倫堡作)……………居甫譯 (廿四)

排長葉中華……………雲野 (十九)

指揮刀與詩筆……………釋開 (十八)

牛背脊之夜……………黃藥眠 (廿四)

滙江尾流的船伙……………黃藥遺 (廿五)

砲火下的兒童……………譚耀宗 (廿六)

懷伙們……………何顯文 (廿八)

靜靜的頓河是怎樣寫成的 (消息報)……………符其珣譯 (廿九)

散·寫速·告報

乾兒子……………秋帆 (廿一)

湘東北巡禮……………公盾 (卅一)

一生到死志不屈 (楊曉)…………… (卅二)

世故的悠閒 (魯平)……………狗和狗性 (奇人) (卅三)

蔣委員長雙十節告全國軍民書…………… (卅五)

輿論一斑：論三國同盟…………… (卅七)

從「反共協定」到「三國同盟」…………… (卅八)

詩歌

室料資

第二卷 第十一期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方天白 陳原  
編輯委員 左 恭 鍾培基  
黃中厘 鍾敬文

主編兼 鍾天心  
發行人 鍾天心

出版者 新軍雜誌社  
廣東曲江風度中路二九號

總經理 勤員書店  
廣東曲江風度中路二九號

電話第一七一號

冊數	定價		
	國內	港澳	國外
六冊	一元三角五分	一元七角五分	二元七角五分
十二冊	二元四角	三元二角	四元二角
廿四冊	四元八角	五元六角	六元六角

零售：本埠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每冊國幣二角七分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 接受歷史的指示

——辛亥革命經驗的省察與取法



我們的抗戰已經歷了三年零三個月。當這二十九度國慶紀念日子，正是歐西帝國主義戰爭轉入於更激烈的階段、兩日寇乘勢在遠東露出全部獠牙的時候。我們最後勝利的條件雖然早已存在，抗戰的力量雖然日見進步，但是，眼前的局勢仍非常嚴重，國人的努力也還不能達到應有的程度。我們要積極奮發！我們尤當從歷史的偉大事實中吸取教益！

自然，歷史的事實，絕不是依樣葫蘆重演的。但是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說多利微地觀察和分析，那麼，歷史的經驗，正是我們處理現實問題的最好的指針。辛亥革命，是現代世界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它非常富於社會史和政治史的意義。但是，在今天，它的意義決不備限於「歷史的」。它對於我們當前的抗戰建國事業有極重大的指示。我們要向這歷史的教師，學習避敵制勝的方針！我們正站在險阻的關前，除非堅決地執行了正確的革命方針，勝利是不容易就落到我們手裏的！

辛亥革命有着種種的教示，而今日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當時多數優秀的智識份子和廣大羣衆的參加和效力的這個事實！

內有半封建的地主官僚的壓迫，外受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排擠，在這樣艱難危殆的局勢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發生，發展以至於成功，國父賢的提倡和領導，無疑是一種最有力的因素。他是這偉大戲劇的導演家！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優秀智識份子（留學生、少數維新的教員及政府官員）和廣大羣衆（會黨及新軍）的無私的協力和英雄的小身。他們使國父的主義能夠見於實行，使國父所組織的黨能夠產生驚人的力量。在當時那種困難的環境中，屢屢崛起，更接再厲，終能夠推翻繼續了兩百餘年的異族統治，推倒了綿延了兩三千年的專制政體，決不是輕的事情。假如不是有着那些優秀智識份子的竭慮盡忠，不是有着廣大羣衆的流血捨命，則中華民國的能够建立與否，實在是一個「未知之數」！從這點，我們一方面可以明瞭革命成功的要素所在，另一方面不能不更深地認識國父的遠識和偉謀！

多數優秀智識份子的參加和廣大羣衆的效力，是辛亥革命所以成功的大關鍵！

今日我們的任務比辛亥革命黨人所擔負的更加重大，我們的處境也比當時更多艱險。誰都不願意放棄自己的任務，誰都不願意在艱險的處境中屈膝投降，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誠懇地向歷史學習制勝的方針！盡量團結優秀的智識份子，使他們都有機會盡忠黨國，效力文化；盡量組織民衆，使他們都能够參加抗戰，改進自身；這是今日我們國家民族存亡所繫的急圖！而且只有真正地效法國父無私無畏的精神，繼承國父高瞻遠矚的遠見，才能够有效地團結人才，領導羣衆，以達成抗戰建國偉大的目的！

時機是那麽急迫，指示是那麽顯明！在此刻，我們不禁要這樣發問：國內一切優秀智識份子和廣大羣衆都已經集結到抗戰建國的營壘裏來，且真實地充分發揮了他們的力量麼？假如還沒有，那麼，原因在那裏呢？是由於發動和領導態度或方法的未盡妥善？還是由於實行的努力不夠。想，只要真誠是國父的信徒，只要真誠是替國家民族謀福利的，就應該有勇氣回答這些問題！

賢明的領導者，決不蔑視歷史正確的指示！——因為他最知道：倘使違背了它，所得到的將是一種什麼結果！

# 太平洋戰略論

叔美

英美對日的戰爭，正在以驚人的步驟形成中，爆發只是時間問題。只有像松岡似的狂人，才不願死活地挑發這個戰爭，因為這個戰爭必使日帝國主義全部崩潰；而這個戰爭勢必與侵華戰爭合流，日帝國主義之全部崩潰，就其更加速了。

就海軍實力比較起來，日帝國主義也許不會太弱，海軍五年計劃完成後，已有主力艦九隻，航空母艦五隻，大小巡洋艦三十六隻，驅逐艦一百一十一隻，潛水艦五十九隻。英美合計的海軍實力，雖然超過她的很多，不過英國要應付德國的攻勢和封鎖義大利，其海軍主力不能東來，也許還要將亞洲艦隊調回歐洲去，而將太平洋戰爭的責任置於美國艦隊身上，實際太平洋戰爭就是日美戰爭。美國海軍實力，據合衆社的最近報告，主力艦十五隻，航空母艦五隻，大巡洋艦十八隻，小巡洋艦十九隻，驅逐艦二百零六隻（五千隻出售英國），潛水艦九十隻，量的和質的方面，都為日帝國主義所不及；但是日帝國主義的防禦綫，北起千島羣島，經本都和小笠原羣島而達南洋委任統治地與台灣，再引伸到海南島與東京灣，而美國的防禦綫，却要北起阿留申羣島，經夏威夷羣島，薩毛亞羣島，澳洲，荷印，而達新加坡，防禦綫過長，致力量分散，這一個弱點便顯然抵消了美國海軍在量 and 質方面的優勢。

再就海軍根據地的情形看，日帝國主義的本部有設備完善的四大海軍軍港，加上朝鮮的鎮海港，關東洲的旅順港，台灣的馬公港，呼應便利，構成其內防綫，也可以說是純粹防禦的防禦；在這防綫之外，北方有千島羣島的前進根據地，南方有小笠原羣島的前進根據地，經台灣而達到中國的海南島和新近佔領的東京灣，又組成了一條攻擊的防綫；南洋委任統治地則負前哨任務，可以擾亂美國與其遠東領土和新加坡的海上交通，使其船隻至少要繞道新幾內亞之南，為避免空襲而繞道澳洲之南。在英美方面，東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各有一個最大的海軍根據地，即珍珠港和新加坡；以新加坡為中心，經以荷印的泗水，澳洲的悉尼文港

，紐西蘭的奧克蘭，可以造成堅固的南太平洋防綫，又以珍珠港為中心，輔以阿留申羣島的荷蘭港和薩毛亞羣島的巴哥巴哥港，也可以造成一條堅固的東太平洋的防禦綫；英美也許還要利用中途島，威克島，關島，菲律賓，香港，組成前進的攻擊防綫，然而一因設備不足，二因腹背受敵，能够固守，已經不是易事。尤其在前進根據地與後方根據地的聯繫距離長短上，日帝國主義佔了很大的便宜，一聯串的島嶼使其呼應方便，進攻退守可以自由運用。英美方面的根據地散佈面積太廣，彼此難收迅速策應之效；假使英美要取攻勢，從夏威夷出發，有三千三百九十四海里的長途，又得提防自千島羣島和小笠原羣島，南洋委任統治地來的側襲，從新加坡前進，路途固然有二千餘海里，而且更要受海南島和東京灣來的襲擊，即使從香港和菲律賓出發，路途雖較近，但尤其不容逃避沿路的層層關口和側襲；除非有絕對優勢的海軍力，這種海軍根據地的狀況，是利於守而不利於攻的。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不難預知戰爭開始後的雙方戰勢。美國首先實施封鎖綫，即從新加坡經荷印，澳洲，薩毛亞，夏威夷，而達青龍港，將日帝國主義圍困起來，而斷絕其對外洋的貿易，對外商業的依賴及本國資源的不足，正是日本最大的弱點，即使她與亞洲大陸的交通，尚可維持，而蘇聯和歐洲，乃至中國淪陷區，都不是密納生絲和絲織品市場，同時，也無法供給她所最缺乏的大量煤油與鋼鐵，這種威脅使她窒息而死。美國也許還不以長距離封鎖為滿足，再來一個從夏威夷經威克島和關島，菲律賓，而達香港的短距離封鎖，這條封鎖綫，不僅在封鎖日帝國主義，為了保障菲律賓兩大前進根據地的安全，對於荷印一帶的保障，都有其必要。不過，這條封鎖綫的完成，單靠新加坡的策應，是不行的，必須掃清南洋委任統治地的日帝國主義勢力。南洋委任統治地雖然地形複雜，但無堅固的要塞，只有三個重要的軍事據點，即羅羅伊島，波雷特港，曲克島；夏威夷距馬尼拉羣島，二千四百英里，沿途

島嶼盡屬美國，而且該羣島距日帝國主義本部根據地約三千英里，美國很可能作有效攻擊；佔領羅伊島後，美國進而攻佔八百英里遠的波雷勃港和一千二百英里遠的曲克島，於是夏威夷至菲律賓的橋樑成了。自然，美國要佔領南洋委任統治地，除海軍外，主要地還要依賴空軍，遠距離的轟炸機可以摧毀該地的薄弱要點，高速度的戰鬥機也可以控制該方的領空；只要有強大空軍，就不難克服複雜地形和日海軍的阻撓。空軍實力的優厚正是美國的優點。南洋委任統治地若歸美國，日帝國主義本部即有被美海軍進攻的可能，更不易避免美空軍的襲擊，菲律賓和香港因此而臻於安全，日帝國主義的南進願望（海南島和東京灣）也就有被切斷的可能了。我認爲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美國若採取攻勢，保全菲律賓和關島，取得作戰的優勢，進佔南洋委任統治地，是最切要的事。

日帝國主義未嘗不明白作戰上的地理優勢，同時也就是封鎖上的地理劣勢；如果她不能衝破英美共同封鎖線，除了窒息而死之外，真沒有第二條路。也許有人做着白日夢，打算進佔夏威夷之後，再向巴拿馬運河進攻，甚而登陸太平洋東岸，越落磯山而佔領全美國，日美必戰論的作者，佐藤清勝就是這樣的狂人。從日帝國主義的海軍實力看，沒有這種可能，何況她的海軍還要防守本土和防禦自南太平洋來的突襲。即使其海軍可以擴張而出，以夏威夷今日設防之堅固，事事均有準備，攻陷其要塞而登陸，至少要有十隻主力艦的火力，或有希望，而且這樣龐大的艦隊，越過三千三百九十四海里的海洋，逃避不了沿途的美國腰擊，避不過美國強大空軍的轟炸，在到達目的地之前，早就七零八落了，我認爲日帝國主義還不會這樣冒險。她的熱望，顯然是儘可能地防衛南洋委任統治地，並且充分利用南洋委任統治地。南洋委任統治地，確是日帝國主義的有利軍事據點，很多適於潛水艦，驅逐艦，小巡洋艦的天然良港，其潛水艦等可以由之出發於美國到澳洲紐西蘭的，夏威夷到澳洲紐西蘭的，甚至美國到夏威夷的航線上，使美國在東太平洋及東南太平洋的交通遭受威脅；夏威夷與菲律賓之間，更因其橫梗中途而不能直接交通了。因此，我們可以看見日美戰爭的第一個戰場必是南洋委任統治地的海面。假使美國放棄該地而守其長距離封鎖線時，日帝國主義

即將進攻菲律賓和香港，而菲律賓和香港也正陷於敵人的圍攻之中，與外界失其聯絡，本身防衛能力又極其薄弱，敵人迅速登陸佔領，雖也不見得容易，但敵人可以嚴密封鎖，使其不能担負進攻前哨的任務，似爲可能的。不過以其密運新加坡與荷印，倘有強大的空軍自南方應援，牠們就不難充份發揮其屏障南洋，威脅台灣到海南島東京灣交通線的作用，所以南中國海將是日美戰爭的第二戰場。即使菲律賓和香港失守，對於英美也不是致命的打擊，決定不了戰爭前途，決定戰爭前途的是新加坡軍港。奪取新加坡，才真是日帝國主義的戰事目的；獲得新加坡之後，她可以控制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不但可以囊括南洋一帶資源，而且可以進襲印度洋中之英帝國領土，自然，她還認爲更有助於解決「中國事件」，但攻佔新加坡，正不是一件容易事。

新加坡設防之鞏固，已無庸詳加解釋，即便日帝國主義敢於冒險，不惜重大犧牲，以其大編隊的海軍，由佈滿水雷的狹窄水道，駛向新加坡，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能倖而生還，就算是奇事了。就英日必戰論的作者石丸藤太來指揮海軍，也未必這樣自找苦吃。就眼前形勢看來，日本帝國主義顯然在加強佔越南和控製泰國爲進攻新加坡的準備。我們可以預想得到的，日本帝國主義完成越南的東京區佔領區，立刻就要南下，以西貢爲其目標。法國既無抵抗決心，而德意也行再度逼迫貝當屈從，這不是一件難事。日本帝國主義獲得良好設備的西貢港以後，便全部控制了南中國海，一方面沿馬來半島南下，使新加坡腹背受敵，另一方面也許會持泰國海軍，與之東西呼應，而陷新加坡於左右夾攻之中，新加坡也許吃苦頭。因此，我們又可預備，這方面將是日美戰爭的最主要的第三個戰場之場；並且後印度半島與馬來半島的危機，勢將與菲律賓和香港的爭奪戰同時爆發，因爲日帝國主義如果在馬來半島獲勝，菲律賓和香港就是囊中物，如果菲律賓和香港到手，其南進後路，就爲所阻慮了。英美對日的戰事，最應該熱加考慮的，是如何應付日帝國主義在後印度半島上的陰謀。

太平洋上的英美對日戰爭，不可避免地要與中日戰爭密切聯繫起來，不僅從外交政治經濟方面的利害相同着想，即單從戰事着想，有也其

（下接第六頁）

# 論日德意三國同盟的意義及其影響

彭芳華

##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新階段——

實際說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的瀋陽槍聲，才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到今天已經滿了九個整年。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加深了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也加深了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衝突，在經濟大恐慌中無法自救的不滿意現狀的日帝國主義，在第二年便走上了軍事冒險的途徑，德意於是接踵而起；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及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突，正給了牠們若干良好的機會，這樣就形成這九個整年的混戰局面。十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簽字的日德意三國協定，即將這種混亂局面澄清，使此起彼伏的亞歐兩洲的戰爭合流，國際陣線也趨於顯明對立。日德意三個侵略國家，今後只有共同生死的一條路，對於維持現狀的英美，更要採取強烈的攻勢，尤其加緊對於弱小民族的蹂躪，然而這正是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總清算期的象徵，因為在今日，世界反侵略的力量俯拾不能和衷共濟，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爲了瞭解上述的推測，我們試看這九年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過程。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侵略者以地方戰爭的形式來進行掠奪，彼此互相呼應，利用那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利益最大的英美的苟安心理，軟欺並許，趁火打劫；而英美法三國之不能合作，使牠們得以前進無阻，沒有一致的堅堤，也當然防禦不了此起彼伏的浪潮。一九三一年三五年中的中日間綿亘不斷的小規模戰爭，英美之背道而馳，是其最大的因素，在這個期間，日帝國主義乃能毫無畏懼地得寸進尺，向中國侵入，一九三五——三六年的義阿戰爭，又是過去數年英法貌合神離的結果，英國反意和法國的反德使德國逐漸強大，也終於讓意國吞併了非洲的唯一獨立國，一九三六年開始的西班牙戰爭，是德意共同發動的，英法的不合作形成了不干涉政策，這不干涉政策斷送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生命，德意軸心奏凱而歸。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在意阿及西班牙兩

個戰爭中，美國中立法祇發生了抑弱扶強的作用，日帝國主義趁此混戰期間，向中國一步緊逼一步，西班牙戰爭正在激烈的階段，讓德事變又爆發了，中日戰爭愈趨愈厲的時候，德國吞併奧國，分割捷克斯蘭德再吞併捷克，義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英國的紳士，在這時候，好兩頭忙，既不肯與法國真心合作而對抗德意軸心，又不肯與美國聯行動而制裁日本，中日戰爭因此進入長期相持的階段，德意的攻也就自然變爲對英法的猛攻，法國投降後，英國便陷於孤立的苦鬥之；美國雖守中立，這時却有了不能再守中立之感。如果，當九一八事發生時，英美法能採取堅決一致的反侵略的立場，國際局勢不容易變到像今天這樣嚴重的。

其次，我們注意到的是帝國主義反蘇聯政策，很顯然地給了侵略者以莫大的便利。當中日戰爭初期（一九三一——三二年），日帝國主義者開始侵入中國以反蘇聯爲自命，而若干帝國主義國家也正這樣熱地期待著，對中國的被侵，實際是漠不關心，但日帝國主義並不敢冒北上，反而更其南侵。希特勒掌握德國大權後，也以反蘇聯爲號召，到西班牙戰爭爆發前爲止，這產生了兩個似乎相反的結果，帝國主義一方面爲了抵制德意而與蘇聯作總合神離的拉攏，（如法對德而訂法蘇不侵犯條約，英在阿戰爭中，利用蘇聯反侵略政策，使國聯通過制裁意大利案），另一方面，還是做著德國進攻蘇聯的幻夢，結果却使德意軸心放胆向蘇聯小國家之途邁進。西班牙戰爭的爆發，使帝國主義的反蘇運動達到了高潮，日德意三國固然大聲疾呼向蘇聯進攻，而德帝國主義者，則推波助瀾，希望形成反蘇聯的世界大團結；在這個期間（一九三六年七月——一九三九年八月），日德反共協定成立，意德在瀋陽橋事變後不久也加入了；德意軸心在這反共口號中，次希希滅蘇

捷和阿爾巴尼亞，法西斯化了西班牙，日本更在反共的面具下，加緊進攻中國，兩次三番地逼着邊境紛爭的風潮。及至波蘭危殆，英法才惶惶於英法蘇協定的奔走，但由於蘇聯所認的「無誠意」，這協定反而變為德蘇不侵犯條約，同盟國對軸心的戰爭終於不可避免，同盟國這時才知道自己上了軸心國的當，對於蘇聯只有怨而不言。日帝國主義弄得徬徨無主，自己避諱地聲明「不介入」方針，其實自己感覺到反共口號失勢，轉身直追也來不及，只有坐伺投機的機會。這個十月廿七日的三國協定，表現牠實行投機了，模仿一下德國，緩和日蘇間的難解的衝突，（昔日少壯派領袖人領導者健川駐蘇大使，現在高唱着親蘇論調），來討付反侵略的力量。這些事實證明那些以維持現狀的列強，過去如何看輕了蘇聯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力量而自已陷於苦境，如果當時接受了蘇聯的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和她在國聯提出的反侵略動議，與之相衷共濟，今日的困難局面，也不容易形成。

從上面縷陳的事實，維持世界現狀的列強應該得着這樣兩個教訓，其一是世界反侵略力量必須徹底團結，其二是至少要爭取蘇聯的善意中立。爲了制服侵略者而重建世界和平，除此以外，便無再好的道路可走。據目前的三國協定所產生的反響看，走上這條捷徑是極有可能的，因爲對侵略勢力的總清算已萬分迫切了。倘若祇看見這三國協定的表面，也許認爲上述推測，未免有點過火，因爲照機械的國際法說，三國協定並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同盟條約，德意和日本都沒有以武力參加對方發動的侵略戰之必然義務，僅止於「承認並尊重」對方武力所造成的既成事實；除非第三國參加任何一方的戰爭，他們才有彼此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互助之義務，機械論者根據過去的幾年事實，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遠東沒有抗日的決心和胆量，由於美國參戰之困難重重，國際局面還不會立刻明朗化，還要經過一個痛苦的時期。但是我們絕對不應該祇從表面上去看三國協定，同時也絕對不應忽視侵略者在其他方面與這三國協定相呼應的動作。這三國協定中包藏着一個絕大的陰謀，利用蘇聯的中立地位作突破對蘇的聯絡橋樑，昔日反蘇聯健將的建川竟一變而爲親蘇論者，出任日本駐蘇大使，正是一個良好的暗示。唯其如此，協定才特別尊重聲明不影響三國對蘇聯的政治地位。三國協定的目的，不僅在

單純地反美，而在分割整個的東半球（除開蘇聯的歐亞非三洲），其中已聲明顯地表示一願引伸其合作範圍及於世界其他區域內；就目前德意和日本的侵略意向看來，他們在軍事上確有這種妄大的計劃；德意對英攻勢，似已傾全力於地中海沿岸的回教區域之進攻，意大利之威逼叙利亞和侵入埃及，說明了他們意在擊破英國的紅海封鎖綫後，進而擄奪印度洋沿岸的豐富土壤；日本對華戰爭尚未了結，又發動了對越南攻擊，第二步當然還想強佔新加坡而進襲荷印澳洲等地；以英帝國孤立的地位，對抗東西兩面向印度洋的會攻，不會不是一個難題，即使有美國的力量，對抗東西兩面向印度洋的會攻，不會不是一個難題，即使有美國的物質幫助，意大利控制了紅海，日本控制了新加坡，侵略勢力相會於印度洋，則瓜分東半球的形勢便有了形成的可能。總括起來說，假如我們將這三國協定與侵略者的其他行動合起來觀察，德意和日本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利用蘇聯中立地位作聯繫的橋樑，另一方面是企圖由東西兩方面會攻印度洋，挖掘英帝國的基礎；這樣陰謀暗藏於三國協定中，是不能不算是極其毒辣的。唯其美國出面武力干涉，才能够粉碎其如意算盤，所以三國協定在表面上看來，只表現着強烈的反美企圖。假如這論調又不錯誤的話，英美全面合作，英美加強對華的援助，努力爭取蘇聯的善意中立，也正是刻不容緩的，只有這樣，我們便容易清算侵略者九年來所積欠於歐亞非三洲被侵略民族的巨大血債。

過去九年來侵略者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和今後侵略者所企圖的瓜分東半球（蘇聯在外）的陰謀，使我們覺得只有世界反侵略勢力團結這一條路可走，但是這種團結，首先要以英美全面合作爲基礎，同時他們還要放棄其一貫的反蘇聯政策。這是極其可能的，因爲三國協定的訂立，更增大了這種可能性，其理由如下：

一、英帝國獨力難支這三大洲的戰爭，爲極救燃眉之急，不能不急切求美國之助力，使美國分担戰爭的重担，這已無須詳加解釋了。

二、美國之參加戰爭，幾乎是美國人民一致反對的事，但美國在行動上，却向戰爭之途前進，其對英的種種有力的援助，只有增大德意對美的衝突而無法保持外表的中立；其對華援助與維持南太平洋現狀的決心，也只有增大日美間的衝突而使美國終難隔岸觀火。赫爾所說的「此項同盟之成立僅使國際間存在甚久之一切關係處於明顯」，表明美國並

未為三國協定所驅退，而「美國政府早已知之，且加考慮，以決定政策」的聲明，也正表示最近一個月以來的援英反日行動，是針對這種局勢的。我們盼望立刻有一個英美同盟出現，未免過於切而奢望，然而由部份的援助迅速發展為全面的合作，則並非揣測之詞。美國上下都早已看出侵略者在瓜分東半球形勢穩定之後，就要合攻這孤立的西半球了。

三、英國既不得不求美援助，即不能不考慮對遠東的政策，同時，三國協定斷送了英國緩和日本攻勢而維持遠東現局的迷夢，所以在英美美合作的條件下，共同對華援助是要日漸增大的，只有中國抗戰向勝利前途邁進，才能牽制日本南進，現在應該已被英帝國的紳士們認清了罷。

四、蘇聯與英美的關係如何，論者當然比較困難，英美需要蘇聯共同反抗侵略者，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得很迫切，但問題在蘇聯不肯接受他們的要求。蘇聯自有其特殊立場，鑒於過去的教訓，其行動當然要慎重，我們只看其官方及輿論對三國協定之沉默無言，就知道她決不能輕易變更其中立的置身事外的地位，因為從蘇聯的本身對外關係說，兩集團之任何一方得勢，對她都有同等利害的影響；不過那一方面對她更確實採取善意的睦隣政策，她必對那一方面報之以善意，因此，我認為英美爭取蘇聯的善意，並非絕不可能的事。為了解這一點意見，我們要先了解這全原則，對於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關係之衡量，不該拘泥於主義的成見，外交關係主要地還是國家對外政策決定的，否則，我們就無法得知德蘇關係突變的因素，機械論者認為德蘇不侵犯蘇約是德國對蘇聯的無恥投降，而蘇聯外交家所分析的原因，很簡單地只歸罪於英法之對蘇聯的無誠意，現在，局勢有些類似去年夏秋之交的樣子了，希望反侵略國家特別注意於蘇聯的爭取，由於中蘇這數年來的密切聯繫，只要英美誠意爭取，蘇聯對英美的善意中立之可能性，至少不下於英法蘇談判的時期的程度。

總結起來說，侵襲壁壘因三國協定而鮮明了，反侵襲壁壘也就不會再延遲而建立，這正是被侵略人民的血債之取償時期，換句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發展到了台渡的最後階段。在眼前，全世界反侵略人民應該做的事，無疑地是放棄過去的一切政治成見，而使世界反侵襲壁壘的加速建立，努力爭取蘇聯的善意中立，粉碎分割世界的侵略者。

(接上第三頁)

必要。英美為強化其對日封鎖，首先要援助中國的對日反攻，只有這樣，才能制止其在被封鎖的狀態中對華加緊榨取若干戰爭資源。中國的反攻，如果達到收復粵南的程度，香港菲律賓瀆就都有了聲援，而桂南的反攻，桂南和滇南的進擊，更可以在追後印度半島日軍活動，使南進陰謀不逞；倘有個全國各方面的總反攻，日帝國主義之崩潰，更其加速了。中國實施這種反攻，並不是件難事，祇須美國能以大量空軍助我即可；即使我們的空軍力量與其抗衡，日帝國主義簡直就要吃不消，制空權落到我們的手中，反攻尤不成問題。事實很顯然，要應付兩個戰場攻勢的英國，沒有多餘力量顧及遠東，美國調遣陸軍到馬來島作戰，更是不合算的事，中國的陸上偉大力量，正可補英美之不足。如果情形發展到這種程度，日帝國主義向西南奇襲的陰謀，必被摧毀無餘。

在東西南三方面的圍攻裡，日帝國主義得不到神風來救她，希望德意軸心的援助，更等於緣木求魚，北面之路雖未阻遏，但對她不會有益，而且蘇聯已經保證繼續援助中國了，不過我們更提醒英美一件事，就是為了防止日帝國主義之南進突襲，美國應以最大可能限度增加新加坡，同時以大量空軍援助中國反攻，增加其南進的困難，以免處於戰雲上的被動地位。再就中國方面說，我們並不是以抗戰前途依託於英美對日的戰爭上，而以爭求民族解放的立場，去參加太平洋和平的鬥爭，對於援助敵人的國家，應及早表示我們的堅決態度，對於反敵入侵者行動的國家，(包括蘇聯在內)，要真誠地伸出合作之手。

美國禁運廢鐵

禁運是美國制裁日本的利器。單就廢鐵而言，美國一九三六年對日輸出一、〇二七千噸，一九三七年二、〇三六千噸，一九三八年一、四九五千噸，一九三九年一、七八八千噸，今年上半年五百萬噸。日本需用廢鐵的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三，因為日本幾乎全部是平爐製鋼，廢鐵是必需的原料。美國禁運後，日本只能得到英屬印度、荷屬東印、澳洲、中國(淪陷區)為滿地的廢鐵，總計只得需要量五分之一。因此美國實行禁運廢鐵，是對日很重要的打擊。



# 美日可以妥協麼？

Mr. Thomas Fisher  
新加坡石叻譯

由於極權國家在歐洲的侵襲之進展，美國的自由與安全正在遭受着日益嚴重的威脅，因此，這便引起了一種懷疑日本的傾向。上院議員傑德堡曾於去夏公開談話，阻止美日商約，而在其六月九日的播音講演中，即主張恢復商約關係。他說：「太平洋的太平洋幾等於我們的國防計劃中的海軍的十之九。」紐約每日新聞多年以來都主張限制日本，並且要求美國要建造兩倍於日本戰艦，但即於六月四日勸告美國應讓日本結為友邦。立憲黨尾就不滿於此種商約，更於六月五日日本其「真誠」的感嘆寫道：「這雖然依然是真實的，我們在遠東的利益遠勝於我們在西半球的利益。因為這是真實的，所以在美日之間沒有甚麼不能以外交解決的衝突。我們必須認清這個道理，而且——我以為——必須馬上同日本進行友誼的、和協的和誠懇的談判，以達到保障太平洋和平的目的。」

成停止軍火輸日。因此，無懈探討任何改變美國既定政策的建議，是正當的。

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是：美國如何能夠同日本友好？如要尋求一個答案，我們不妨考察一下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的歷史。百年以來，美國始終堅持中領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四十年前，國務院主張對華貿易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更加鞏固了這種立場。後來，美國提出的這些原則，得到了七國的贊同，終於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簽訂了九國公約。美政府之實行這種政策，實受利他主義和國家利益的驅力。中國是不信譽的，是奸詐的，而且是武力薄弱的國家。美國致力於維持中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使中國得以自由開拓自身的前途，這實是一種利他主義的行為。但是美國自身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也需一「個獨立的中國」。自從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本就曾經企圖控制中國的領土，因而也就威脅了美國的利益。俄國布爾維克革命爆發以後，九國公約實際上便成爲英美對抗日本的結合。現在美日爭執的焦點就在於這個條約的效力。

當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遼寧以及東北各省之時，美國同各國一樣提出了抗議，反對這種破壞九國公約的現行罪行。及至美國的抗議遭受了日本的蔑視，美國便採取了現在已爲衆所

周知的不承認政策，即美國拒絕承認日本違反現存條約以暴力在中國獲得的任何權益。其後，日本便佔據了許多中國領土，同時美國也重申過拒絕承認日本獲得的領土。然而，日本國在其領土的佔領區，排除歐美利益，「驅逐」華商，而且用種種手段虐待外國的代辦商、商人和教士，直到現在還未曾停止。自從日本於二年前對中國不宣而戰之後，日本反美的事件，在國務院紀錄中，計有六百餘項。日本方面的利權，國務院亦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聲明：要在六個月後廢止一九一一年訂立的兩國商約。這就堵死了美國走向禁止軍火輸日的道路。日本在擴充軍備和延緩戰爭上，需輸入的原料，有百分之六〇須仰給於美國。這些原料包括了石油，精煉汽油，鐵，銅，鉛以及棉花。可是實際上日本在美國的購買現在還沒有停止，甚且也沒有減少。反之，美國的對日輸出却有轉趨於增長之勢。

誰都同意：如果美國拒絕了這些供給，對予中國以實際的援助，則在歐戰爆發之前，「中國事件」早就已經結束了。不幸得很，這種局面並沒有實現，而現在美國也不想變換這種局勢。於是，有些美國人說：美國必須與日本友好。

當兩方對於一個爭執的問題各懷相反的見解之時，祇有一方放棄自己的見解而承認對方的見解，或者尋求一種妥協，他們才能達成協議友好。日本要美國承認日本的「東亞新秩序」，美國堅持日本要尊重現存條約。雙方在這些

增其實力以建立日本的新秩序。美國實際上  
根本無意使日本實現其目的。其意圖向來  
一個公認。這件一來，美國就具有對日關係，  
才能獲得日本的友誼。美國必須賠上笑臉忍受  
日本對於美國代辦和公民的侮辱，以及在華的  
物質損失。並且還要承認其持重九國公約是  
錯誤的。美國必須中止保護。美國必須承認  
滿洲國。對滿洲國的保護。並且還要同意  
日本在中國進行的公約發行。美國必須停止  
軍用飛機的運送。當然，美國還必須同意  
承認新條約而予以最遲遲的答覆。並且必須  
供給日本在完成其華土所帶的任務。不能以  
禁輸和減稅。這就就是立憲國說「我們必須  
遠離島嶼」。這就就是太平洋的新秩序。之時的  
意思所在呢？如果這樣，他就應該說個明白，  
應該說：美國必須向於力阻。必須破壞其向  
新條約和向所支持的條約。

第二個問題。美國能維持日本麼？這是一  
個實際的問題。這就是張伯倫對付納粹德國時  
所碰到的問題。假使羅斯福總統在「大東方黨  
地庫中演說伯倫和維拉第的角色。而向日本  
軍閥的野心解釋。是否就可以相信日本一定會  
覺得滿洲中止再進一步的變遷呢？主張親日  
的人們都知道日本不會在中國。美國任何列  
強方面達到一個口實。竟公然破壞了九國公  
約，因聯盟約以及凱洛格非戰公約，他們憑甚  
麼敢信日本會尊重將來的條約呢？美國之企圖  
讓柔，將只是讓日本進攻中國，鼓勵日本從  
事再進一步的侵略。如果日本進一步進攻荷屬  
東印度，法屬安南以及英屬馬來亞。東里門西

澳和紐西蘭。美國是否也要款認呢？如  
果日本要把菲律賓潛在日本的「保護」之下，  
美國是否也要爲了和平之故而表示同意呢？日  
本利用美國的援助，以建立日本的「東亞新秩  
序」之後，也許這把「新秩序」推行到夏威夷  
或中、南美的國家，這樣也就侵犯到門羅主義  
了。總之，讓柔政策究竟以甚麼爲限度呢？  
現在歐洲正在着自食其言一政策的惡果！  
「奇怪的」是，那些主張讓柔或保護者的人  
們都無視了這個事實。中國的抗戰是阻止日本  
從事新冒險的主要因素。這個龐大的愛好和平  
的國家把侵略者困在病榻之中已經三年了。  
歐洲的國家一個個跟着一個，在幾天或數周之內  
滅亡了，但中國却以自力奮鬥起來，發展了文  
明，工業，教育和衛生，增加了一倍的軍隊和  
裝備。所有這一切，都只從國外得到有價的  
援助。如果美國現在予中國以實際的援助，而  
對絕對的供給，日本不久就要被趕出中國，  
日本的發展就要失敗。中國實際上不僅爲自己  
的獨立而戰，而且也是爲美國和其他各國在太  
平洋的安全而戰。

六月十日芝加哥每日新聞的社論中，有兩  
段文字扼要地說明了這種情形：  
「爲要讓柔日本，我們一定要公然或暗裏  
助日本之破壞條約侵襲中國。我們不但要用  
賣我們的中國友人，而且還要出賣美國百年來  
的遠東政策。我們一定要在事實上遭遇到有如  
美國的一讓柔」行爲所造成最嚴重的最危險的  
局面。

我們就算討好了日本，這又有甚麼用處

最近遠東形勢的發展，完全證實了這一個  
觀點。英國一在天津讓步，日本便立即在香港  
加新壓力，以壓迫英國封鎖緬甸。法國投降  
後不及兩週，日本的觸角便伸至法屬，而六月  
二十九日日本的外相松岡且聲明「東亞新秩序  
」擴大爲東亞和南海的「門羅主義」。以日  
本爲策定力。那裏正是英、法、荷和美國現在  
所統治的區域。日本的軍事領袖認爲這一聲明  
還不夠具體，但國務卿則却已毫不遲疑地指  
出這「一種「門羅主義」只是使自由主義的手  
段。

維爾遜總統於七月六日在塞瓦斯和亞洲可  
以應用門羅主義於其各島的權土。一而美國國  
家去應用這種主義於他們自己的權土。維爾遜主  
義馬古愛到了東亞的辦理。日本人似乎以爲這  
種主義是支持他們的擴張。以美國和歐洲的  
國家爲用權土。當羅斯福總統聲明：  
「歐洲國家的任何國家必須承認此種權利。共同  
決定。不能讓步。一併使美國決定其時。日  
本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與歐洲國家所擁有他門  
的權土。無疑的日本人所以本海軍。海軍  
事務。作爲試探美國政策的行動。如果美國示  
弱了。日本人會相信他們的擴張已獲備運送  
東方國境。

譯自美國民族週刊

# 美國在中日兩國的利益

蘇·蘭納爾作  
黃藥眼譯

美國勢力之侵入中國的經濟生活已結在百多年的歷史了。在一九三七，即當日本侵襲華北的時候，美國對華的投資，就有二萬五千萬元。在這些數目裏約有百分之十是投資到工商業的企業裏面；百分之二十是投資到政府的公債裏面，還有百分之二十是投資到鐵路和礦業機關裏面。

美國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投資是集中在上海。美國工商業佔第一位的是天津，佔第三位的是滬漢，而許多自己經營企業的美國銀行中，最要的是美國市立銀行，美孚油公司，和美國東方銀行聯合會（American Oriental Bank and Finance Corporation）。

在一九三七年美國在華的對外貿易上是佔第一位的，不僅出口的面積之四七五，佔入口的面積亦佔百分之四。可是，在美國的對外貿易上說來，中國在出口方面只佔第十四位，而在入口方面，亦只能佔第十位。

有好些美國的產業金融界都是支持中國的，這種情形，特別從這幾年來這些人給予中國政府的借款上表現出來。這一部份人士，甚至參與了中國的產業的建設，不久以前，中國政府曾商量把布法錫城（紐約州）的美國汽車工廠之裝備條件的買過去，這個工廠原最屬於司德爾特汽車公司所主有，於是這家工廠的機器都將全部運往中國。

美國在華的利益，如果同英法的在華利益比較起來，最利一看似乎是不值得什麼，可是在美國看來，中國是美國未來的經濟市場，而這一點亦正決定了牠對於遠東的關懷，牠不願讓日本使華和全華中國，日本對中國的許多大城鎮之佔領會給予了美國在華利益以極大的打擊。

從前美國政府所宣言的「門戶開放」政策，現在已為日本使華者破壞無餘，日本軍閥在華所發動的戰爭，在事實上同樣是反對美國和其他列強，日本總是想牠們擠出中國去。

自從戰爭發生以來，美國對華的出口已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而入口則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五。即船運方面的收入亦強烈的下降。美國留華的僑民更受了不少的損失。據最低限度的估計，美國僑民在這最近兩年來的損失，至少亦有一萬萬美元以上。據官方的統計，德戰事開始到目為止，日本空軍轟炸美國僑民在華的不動產已有七十餘次。

美國的輿論更不止一次的宣告他們對於日本軍閥經濟的強烈的抗議，不過直覺意是以前尤，美國政府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抗議辦法來保護美國的利權，其所以採取這種辦法，是因為美國的統治階級中間對於和日本的相互關係上，過去以至於現在還在爭着，獨立派的人們，十分希望那是那是在日本有發展的大產業，金融資本家的機會，他們反對任何對日的經濟制裁。

美國對日本的投資總共有四萬三千六百萬美元，這個數目當然遠超過美國在華的投資。至於美日間的商業關係，亦是十分發達，美國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佔有第一位，日本在美國的對外貿易也佔第三位，在最近兩年來，美國對日的輸出，因為要供給飛機武器和各種的軍事原料，因此益形增加。

在去年日本為了改組他的軍事工業，特別是航空製造業，曾從美國輸入了不少的機械和設備，就在這一年間，日本曾向美國購買了三百萬元的最新機器，用以改裝飛機工廠。

據美國雜誌的統計，從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起，美國對日的輸出已達五萬二千八百萬元，在這些輸出中，煤油，汽油，鐵器，鐵線，汽車，飛機，就有三萬二千五百萬元。此外，在這個時候，從美國輸入日本的亦有三千五百萬元，在這個數目中，百分之七十五是購買軍事原料的。

美國政府不願讓經濟的反對者取消日本商約以後，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在這邊戰事其後大的改變的時候也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已更傾向於積極反對日本使華的立場了。

# 日本的南進

馬克·格林作  
金·玉譯

## 日本代替德意志人

上薩摩亞島和薩摩亞島的某些自治領的變化，以及薩摩亞島的趨向，恐怕將在戰後產生其耳目之內吧？但這是特別注意的，因為它是有影響到這塊廣大地域的全部將來之經濟的政權的基礎之可能性的。在這些變化及趨向中，特別要注意的關於日本。

世界第一次大戰前，南洋最大勢力是德意志。當時德意志領有了廣大的新幾尼亞的大部，和散佈其附近（除了威羅門羣島）無數諸島，而且佔有了馬紹爾，加羅林，巴拉島諸羣島，大華士麥羣島，菲律賓羣島之一部，及其他無數之遙隔的火山諸島與砂洲。

但是，世界大戰把日本人帶到南洋來了，這特別是以加羅林及馬紹爾羣島的委任統治領為機會。不消說，日本以前是澳洲和紐西蘭底羊毛的買手。但是，不論誰也會想到將來日本會在這些地方營謀平衡的貿易。特別在南洋羣島，從東方的經濟競爭者——中國人的手中奪取，以求實現這種貿易。然而，中國人和土人交易，不過經理極少數量的商品而已。即是澳洲的罐頭肉類，紐西蘭的罐頭，牛油，法蘭西低廉的和蘇格蘭的棉布，卑利堅的罐頭水菓，夏威夷及菲支島的砂糖等。然而當時中

國人在法屬南洋羣島採取這些商品，主要的是歐洲。因而也佔有了紐西蘭和日本人之間。將來在南洋會發生經濟關係。現在情形一變了，第一次大戰完了後，太平洋底經濟勢力也發生大變化，日本人代替德意志人成爲經濟的活動因素，經過了二十多年，在經濟上，真正的東洋人的東洋出現了。

## 二、日本商品的洪水

不消說，日本向南洋的發展最顯著的，是在委任統治領，和其他諸島。這銷售的範圍，包括了澳洲及紐西蘭。因此，我們現在當把這塊廣大的地域加以注意。

日本的經濟進出是和德意志人同樣實質而且更趨幹。日本人在買賣上與德意志人對等或表示傲慢的態度。說實話，最近，日本人還沒有設立貿易根據地，而且似乎不需要的，僅以販賣日本製的廉價商品，就可以充分地傾銷入南洋各商店了。日本人在買賣上的靈活及其買賣方法，使土人不能不使用日本商品，而且歐羅巴人也漸漸如此，以日本製品裝飾其商品，儼然似單獨經理日本商品一樣。因此，現在形成了日本商品在經濟上不容易搖動的地位。

像大家所知的，賢明的日本人是曉得以種種方法傾銷其商品的。日本商品之經濟進出方法之好例，於紐西蘭委任統治下底西薩摩島，

對美利堅商人的關係中可看出來。美利堅商人的根據地是在紐西蘭及西薩摩島之西。他們在那裡和薩摩亞人做交易，美利堅商買賣的完全是美利堅和英國的商品。但近年來美利堅商品的百分之十是日本的。而且不可思議的，那大部分是經過薩摩亞商人的手而輸入的。現在紐西蘭長年僱居薩摩亞商人，他們在日本輸入一切商品了。比方薩摩亞商人的手，而到紐西蘭，每個二十元仙士的攝影機，薩摩亞商人是從日本商舖的洪水中，而薩摩亞島以外的商人，也漸漸不願去美國了。紐西蘭商人和澳洲商人都販賣日本品。一個生手薩摩亞商人的商會治氏如是說：「從經濟的說，白人似乎不能勝於東洋人了，恐怕將來他們會成爲南洋所有島島的主人吧。」

## 三、日澳經濟關係

現在，澳洲自身，南半球上特別佔據了南美洲的巴西，阿爾及利亞，而對日本商品輸出的激增，而陷入於去季盾上。因爲日本必須開拓澳洲市場，僅數年間，就進入了非常廣大的陣營，且面對着這個陣營而煩惱。因爲澳洲根據了濶大市場，必須支持大英帝國的優先權，和日本市場平衡的希望，就愈加困難了。澳洲每年從美利堅輸入約五千萬美元，對美（唯一的主顧）輸出也差不多同樣的數目。但澳洲對日本每年的輸入祇有幾百萬美元，對日本的輸出有七千萬美元。澳洲想藉着增加羊毛的輸量，每年從澳洲取回幾百萬美

元，和收買同樣價值的小麥。故此，澳洲不論如何也不可失掉如此顧客。特別每年發生從海外輸入一萬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入超的澳洲，為着支持一般利益而有絕對必要。

日本人在澳洲的宣傳方法，動輒表示了關於他們對世界貿易之發展的決意。一九三六年日本的二大指導新聞——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以自費派遣十人親善使節團上澳洲去，其次產業都市名古屋也派遣了九人的使節團去。這些一切，都是專為着有利的導誘貿易條件。日本的巡洋艦隊也載了兩個親王到那裏去，以增進兩國關係的親密為目的。其後澳洲以約翰·李沙爾爵士的一好意，旅行而對日本報聘。但真正的意味，是澳洲在這些訪問中提出了某種提案。而且，以商議外交的，貿易的關係為目的，來往了數次。然而，所協議的是甚麼？日本最高目的是輸出貿易的建設。

#### 四 澳洲的政治猜疑

澳洲一切困難事情，日本人也明瞭的。日本的一善意——作辯者，到南洋及其他地方微笑而明瞭地說：「澳洲為着取回不利的貿易平衡，而欲接受日本的輸入貿易。」故此，日本對澳洲，而且在南洋各島，到處地賣其織造品——特別是人造絲織品——雜貨，綉具，橡皮製品，和金屬製品等。

不消說，像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是包含和澳洲密接連絡的各島——特維尼亞殖民地及委

任統治領等。然而，那是非常大疑團的，日本和澳洲的親善使節，一方討論政治的關係，但在那要素中，真有經濟的妥協可能嗎？在此刻一切方面複雜化而發展和要求的政治立場的路上，顯然不能保證經濟的安定。

因為日本不獨希望商品的進出，而且希望殖民南洋。日本對南澳廣大的荒地，的確睜大眼睛睜想：假使白人不可能或不想那兒，東洋人應該怎麼辦？不消說，這是非常微妙的問題。在這裏，澳洲人是不絕地感受着刺激了。但，這個問題，在巴西的場合，也有若干和平的關係。日本最近明白的這樣說：假使日本成為巴西最好的顧客之一——棉花的最大顧客，那末，巴西對日本或將成為最有利害衝突之政治的地域。

#### 五 南洋諸島對日的困難問題

然而，南洋諸島——特別新幾尼亞適于殖民——適於白人的殖民，現在發見不可知的廣大地域，就解放了。但在那北方海岸經已有許多日本人僑居了。那兒是屬於荷屬東印度。近年來關於日本人為着荷屬東印度新幾尼亞而往來的事實，是特別矚目顯著的。又，梭羅門羣島，紐希布利迪羣島，法屬紐加列德尼亞島等，日本的商人，木匠，職工等繼續潛入，其數有日益增加的傾向。頃加羣島雖然名義上是在英國保護下底獨立王國，現在有一個日本

人農場開設了，在那邊僑居着澳洲商人，而增設許多分場於頭加羣島各地。

反對日本人之經濟的進出行動，還沒有何等堅強的基础。那末，太平洋諸島底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極溫和，生活程度低，作為神髓的僑民而容許，又不能不容許僑居的。那是那裡不是有一種障礙——單純而具體的經濟競爭——特別像德意志人曾在南洋羣島設備政治的障礙物一樣？澳洲人是跟日人一樣熱烈的國民主義者，各種民族混合着。這樣，在別的政治的主權之下，能不能滿足住居主權專情的對否且不管它，但在南洋是演變一種可驚的感觸了。那是德意志人在其殖民地會表示過的，至少是和德意志發展太平洋底經濟的政治的勢力時所表示的感觸相同。

#### 澳洲對日本的貿易統計

輸入(除英國外佔第二位)	一九三六	四·〇〇四·〇〇〇
	一九三七	五·三四九·〇〇〇
輸出(除英國外佔第三位)	一九三六	九·七〇五·〇〇〇
	一九三七	五·九〇〇·〇〇〇

# 敵寇空軍陸戰隊的對策

何貫虹

## 一、空軍陸戰隊的特性

空軍陸戰隊的設置，其企圖不外降落敵軍的第一綫後方，使其作戰部隊受到威脅及騷擾；或降落敵軍戰區後方，來破壞其軍需品的供應地，或屯積地，及其他重要的交通通信樞紐等，以佔領其重要城鎮，使敵政治經濟軍事各機構，發生混淆或變態。前者則影響作戰的官兵士氣，後者則阻礙民衆的抗戰心理，這是它底唯一的任務，亦是它底唯一的作戰的特性。

當地上戰事最激烈之際，空軍陸戰隊，即由其後方，以一軍航空機，保持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度，飛翔於戰場，而至敵第一線陣地的後方，由各航空機，使背負機關槍的士兵二三名，用降落傘降落，這種落下傘因爲有特別裝置，降至地下三四百公尺時，則由張開而漸收縮，至此高度，各兵急速降下，施行狙擊。已着陸於地上之士兵，以攜帶之機關槍砲，攻擊敵之背後，以擾亂敵軍後方，攻擊後方弱點，協助正面作戰部隊攻擊而使敵軍崩潰消滅。至其襲擊城鎮及倉庫等場合，亦不外以大胆行爲降落敵後，然後使其陸戰隊下機作戰，或以落下傘由空中直接降下而已。

因之，空軍陸戰隊的使用時機，有下列各種：

## 勝之際。

1. 當主力戰中，爲謀迅速破壞敵工事、機場時。
2. 企圖控制重要據點，或突擊敵司令部，指揮官時。
3. 威脅敵重要城鎮、民衆，圖不戰而勝時。
4. 根本破壞敵後方軍需工業，及軍用品，倉庫與交通通信樞紐時。

## 二、防止敵降落傘部隊襲

### 戒要領

防止敵空軍陸戰隊的襲擊方法，可分爲積極與消極兩種，積極方面，則以加強防空力量，訓練防空人員，擴充空軍，在求得制空權時，有逼敵機自來襲，亦可在我濃密火網威脅之下，使其不敢任意低飛，減少它的作戰效能。消極方面，則須健全防空機構，使城市海濱而至偏僻地區，從公路鐵道以至河流，從機關團體以至個人，均須有防空設備，簡言之，即無空不防的全面性防空。次則於某一地區的防空區域中心，控制相當機動部隊於交通中心，以便於於聽援，訓練後方勤務軍警使能迅速集結，及廣事宣傳防空常識，使民衆能普遍了解利害，並奮起響應防空建設，組織訓練團

隊及計劃迅速監視圍剿辦法，與健全情報網的設置，俾能與速確實，協力防禦，然後臨事才能應付裕如。

## 三、發現敵空軍陸戰隊後之處置

防空哨人員在發現敵空軍陸戰隊時，不論其兵力大小，當將其各隊分別監視包圍，此際各防空機關團體，應乘其尚未着陸之際，迅速利用當地武力及民衆槍械以襲擊之。一面將敵情迅速報告附近有關機關，調派有力部隊，將敵殲滅，倘已着陸後，並須破壞其進取目的之道路橋樑等，免其進展擴大，且須提防其是否有便衣隊間諜等之混入民間。故在警報時，所有防空人員，均應全體出動，監視降落傘之兵器，火藥，實力等，用迅速之措施通緝當地軍警，以便易以搜捕。又除空軍陸戰隊外，若在偵察，以偵察等處着陸時，宜預防其釋放毒氣及煙霧，若在城市降落，則應注意其放火燃燒之行動，凡此種種均屬平時設施預防之，以作必要時的處置。至於應注意之事項如左：

1. 平時應確切與比鄰友軍，機關，民衆作密接之連絡，各擬定其所負之工作一節。
2. 空襲時，注意漢奸間諜之利用，應嚴密符號指示敵機與目標。
3. 空襲時，除加緊負責固定任務外，務宜嚴防，並注意附近巡邏，搜索，是否有敵偷竊潛入之便衣間諜等，隱匿於森林間，或偏僻處

所。

4. 確實鎮靜人心，維持秩序，以免自相擾亂。

5. 提防歹徒乘機搶劫及暴動，以免顧此失彼之憾。

6. 協助防空人員，指揮當地民衆，共負警戒戰鬥等工作並作必要之措施與處置。

### 四、對敵空軍之戰鬥

#### 要旨與射擊方法

各防護部隊與維持後方治安之軍警等，當與敵空軍陸戰隊接觸之先，務須具有充分的準備。按分別擬定之作戰地區與任務，各宜同時攜帶應用武器，工作器具，防掩面具，捕獲等物，以爲襲擊及捕捉之用，對戰車之戰列部隊，亦應準此要領施行，以爲應付敵之來襲而爲必要之處置，故戰術方面，須使發揚槍砲之高度火力，以獲得圓滿之要求，同時步輕機槍高射砲等，各編成組，配備於射界廣濶之高地，以求能互相連合，構成週密火網，而爲射擊敵之掩護機羣及降落傘部隊之用。蓋因敵之企圖，重在利用降落傘部隊掩護，達成其戰術上之要求而已，非在利用飛機掩護向我各陣地的攻擊，故我應以大部份火力，不避任何危險與犧牲，務使盡量發揮其威力，射擊敵空軍陸戰隊，未着陸之先，使敵無法着陸集結，以粉碎其遂行戰術上威脅擾擾的手段，是爲至要。至於技術方面，則因各種武器特性之不同，而採取的方法亦隨之而異，茲將通常之射擊要領，器射擊要領，概要陳述如次。

### 甲、使用高射砲射擊法

一、敵機在我空具有使用降落傘部隊之企圖時，各高射砲陣地，宜發揚其火力向敵機羣，並宜以密集火力向敵機有空軍陸戰隊之運輸機首先擊落。

二、敵空軍陸戰隊已張傘降落仍浮雲空中時，宜將當地砲類高射砲分爲兩部射擊，一部對敵機羣射擊，以期在半空殲滅之，一部仍對敵之掩護機射擊，使敵不能達到掩護其陸戰隊降落之企圖。

三、各高射砲之對敵傘射擊時，因降落傘之前進比飛機少，同時因風力與懸空之作用，其射擊方法亦與飛機有異，故平時應注意研究確定提前量之規定。

四、大部份之空軍陸戰隊降落目標繁多，不易選擇時，則先選擇其降落地危險性較大之降落隊先行射擊。

### 乙、使用步槍輕機槍射擊法

#### 法

一、輕機槍射擊較低，飛機已在二百或四百公尺以內，方可射擊。

二、重機槍射擊方法，得準對空中射擊教範之規定行之。

三、敵降落傘部隊，已入我輕（重）機槍有效射界時，應一律向敵傘猛烈掃射，以期在敵降落前擊落。

四、敵傘如在步槍可達有效射程之高度時

可輔助輕機槍，按照對空射擊方法，向敵掃射。

### 丙、對敵空軍之襲擊隊射擊法

#### 後之戰法

一、在某一地境戰鬥區域內之所有人員，除對空射擊及派出對空監視隊以外，其餘人員，應編成若干組，以每組以三四人爲度，配備步槍，步槍，輕機槍，手榴彈等，俟敵機降落而未離集結之範圍，以機動靈敏之手段，將敵隊之敵各個擊破或捕捉。

二、敵若着陸已久，必有準備，此時我應利用熟悉地形之優點，用快速部隊進行圍剿，將敵殲滅之。

三、襲擊重敵之選擇，應以圍剿大部之敵不如圍剿小部爲有利。

四、平時應注意對裝備之調整，（如槍炮零件之補充及增加手榴彈等）與人員之訓練，俾各個動作能以圓滑純熟，以增戰果。

五、着陸後之隊，如其兵力不易撲滅時，負指揮責任者，應即運用機動快速部隊，將敵包圍擊滅之，庶免擾亂軍心與作戰計劃。

六、其他要領繁多，得參照對空軍陸戰隊着陸時之作戰及捕捉法，即可瞭然。

# 木刻運動的意義及其前途

楊晦

美術節在曲江木刻分會成立會談詞

我因為路途比較遙些，受了交納工具的限  
制，跟幾位朋友趕到韶關來的時候，已經很遲  
，以為一定來不及了，沒有想到，却還能參加  
這濟濟一堂的盛會，假使說：「不勝榮幸之至  
」那一類的話，有點落套，而且過於客氣，那  
麼說：「不勝興奮之至」，却是我現在的真實  
情感。

對於木刻，一點不容氣地講，我完全是外  
行的，不過，對於木刻運動，在極短的期間裡  
，有這樣驚人的成績，在極困難的條件下  
，木刻工作者努力掙扎的結果，能使木刻運動  
普遍地展開，就像曲江這一個戰時的都市，  
都有這樣多的木刻家，以至於今天有木刻分會  
的成立，不但感到無限的興奮，而且跟文化運  
動的其他部門對峙起來也不勝感慨。

我常常覺得：中國現在的學習木刻，跟學  
習世界語，很有許多相像的地方。假使學習世  
界語的人對於他所學習的對象沒有極清楚的認識，沒  
有認識它的偉大的使命，同時沒有十二分的熱  
誠來打破種種的困難，來跟種種的障礙，唯道  
，以至於談談相鬥爭，那麼，不是根本就小會  
作這方面的嘗試，或者就是弄得像一般攻擊知  
識小販時所說的話那樣：「剛一開腔就收了尾。  
丟開世界語不講，現在拿一個外行人，來

估計一下木刻的學習過程，我認為這實在是一種  
艱苦的工作。木頭現在也許不難，然而全套的  
木刻刀在中國恐怕就沒有幾處能以買得到。學  
習的時候，把原板擦光的工作已經非常瑣細，  
要有極大的耐心，刻成以後，還要自己印，要  
印得墨色勻潤也不容易，至於要具備繪畫的根  
底，一方面要在刀法上用功，一方面更要在素  
描上培植的情形，那是誰都知道的。每一位木  
刻工作者，是非把他全部的時間與精神都集注  
在這上面不可的；然而，辛辛苦苦刻成的作品  
呢，在曲江的一市倒是一幅致酬兩元！  
大概用功最多，出產最多的，恐怕每月平均起  
來也不過十幅八幅的罷，除掉原板紙張油墨等  
的成本以外，在飯後沒有高漲的時期，要是印  
仗木刻家吃飯的話，也不容易吃得很飽的，現  
在，那就只好挨餓了。

不過，也正因为這種原因，才使木刻界保  
持住它的純潔，只是些許的完成木刻所担  
負的貧窮的熱血青年在那裡埋頭苦幹，沒有，  
也不容有混水摸魚以及種種樣式的混雜，火雜  
在裡邊。也正因為這樣，自然就獲得木刻工  
作者本能的努力，不得不掙扎，在他們的工作  
上，多使出一分力量，多貢獻一滴心血，才多  
跟他們的目標接近一些，才多掙得起一點他們

的使命。要是不然的話，他們所為的是甚麼呢  
？這裡邊不是絲毫無利可圖的嗎？這就顯露了  
國家社會的改造而流血的革命志士那樣，顯露  
了國家民族的生存跟敵人拚命的戰士那樣同是  
一種犧牲的偉大精神在支配着。這就顯露男女  
政工人員，並無階級，每月只領二十元的生活  
費，而做一套制服要二十元以上，却不避艱  
險，不辭勞怨的情形，同樣是可歌可泣，令人  
欽敬，值得同情的工作態度。這也就使人不難  
明白：為甚麼在這樣艱難困難的條件下，木刻  
運動竟會有這樣驚人成績的所以然了。

本報版畫在中國歷史本來是很久了的，而  
且曾經有過很可觀的成績；但是，到近年來，  
這個流派却中斷了，雖然在都市，在鄉間，都有  
着本刻的版畫，在供送信用，在作裝飾品地存  
在着，却跟現在的所謂木刻運動，不發生關係  
，這正像到處都流行着民間歌謠與小調等，却  
與前些年來的所謂音樂運動不發生關係一樣。  
近幾年來，尤其自抗戰以後，救亡歌曲盛行  
採用各地方法流行曲調的情形，是不是在木刻界  
也會發生，這是另外的問題，姑且可以不談；  
不過，像「抗戰門神」那樣作品的產生，我猜在  
新的木刻運動確立以後，能與過去中國的  
木刻相合流，成爲一種新的作風或者說是新的  
木刻的民族形式的形成，並不是甚麼很遙遠的  
事情罷。至於說到我們現在的木刻運動，只  
不過十年的歷史。因爲歷史淺，所以根基也不  
深，同時，也不很牢，這是當然的；因爲歷史  
淺，一切都沒有傳統的負擔，沒有陳法的承受，  
這也是事實。這就就中國木刻界的情形一看

的。這就就中國木刻界的情形一看



是不必諱言的。一位青年，想摹木刻的時候，他所依據的是甚麼呢？一腔青年的熱血而已！一種青年的熱情而已！沒有先生的指教，只有同輩朋友的手相砥礪；沒有多少木刻的成品可供觀察，只能就有現成的幾種翻印板樣集聊作參考；沒有理論的指導，可以指示方向，領導前進，差不多就靠憑一種戰鬥精神，向前邁進。這自然也就難免有時很幼稚，或者對於主題把握不住，或者技術方面雖然犯有錯誤。然而，這反倒是木刻界足以自豪的地方。這不但妨礙不了木刻運動的發展，及過來，却更使木刻工作者感到一種輕鬆充滿一種新起者的朝氣。要知道無論在藝術的那種部門裡，連文藝都包括在內地說，幼稚一點總不算多大的罪過，最可怕的是已經養成了不良的影響，有了一種氣味，而又牢不可破地成見在胸，弄得夾夾雜雜，糾纏不清。就是行動上的所謂幼稚病，只要不走上邪路，在工作裡邊都會逐漸克服過來。像木刻界的情形，在工作者自己進取因為對於工作成績的不能滿意，有時感到苦悶，有時也不免要感到一種糾纏在暗中摸索那樣地茫然，然而在工作熱情的下，在堅定的信心下，隨着時代的前進，應着社會的要求，那裏還會有多少不能補救的缺陷，不能解決的難題呢？要知道，歷史所帶給你的不止於遺產的接受，也會有債務要你來償還，而且要有許多的是非，口舌，訴訟，以及人對人的關係，事對事的糾纏等等也都要你來處理的；歷史給你遺留的並不限于光榮的傳統，並且也有污點，也有罪惡。所以，接受歷史的遺產，自然很快速；

然而，對於歷史的負擔却是並不輕鬆。有一位文學家，說過他不要讀別人的什麼名著，却要自己創作出名著來給別人讀這樣近於狂妄的話；然而在一位沒在一所他的父母給他遺留下來的房屋可住的人，却由他自己的辛苦與努力的所得，當真建築出一所房屋自己來住，並且遺留給他的子孫的，這就不能算是一種狂妄的舉動。『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我們的木刻界不是已經由一些位先進的工作者們，雖然極其艱苦却極其光榮地為木刻鋪平一段道路，奠下一塊基石了嗎？本刻工作者的隊伍雖然並不龐大，陣容却是整齊的；前進的方向是確定的，全部的力量都用在開闢道路，對於應該對付的種種困難上面，既不國家務起內訌，有人要向左，有人要向右，有人要向前，有人要往回走，或者坐在那裏不肯動的，那樣擾攘接攘，也不至於你罵他反動落伍，他罵你反動過激，像罵他是學院派，他罵你是野狐禪，你想法陷害他一下，他設法打擊你一下的，那樣醜態百出，所以，並不分敵。在木刻工作者的隊伍裡，所看見的是爭前前進，誰也不甘居後的那樣一團朝氣，是彼此幫忙，互相砥礪的那種團結精神。拿這來跟藝術界的其他部門一對照起來，該有多麼富於教訓意味的呢！

在一位木刻工作者看來，似乎是不可解的謎！然而這却是一個事實的；也不過幾個月以前，在某處就有一位同輩告訴我，他們新來的一位圖畫音樂教師，在教室內大罵所謂藝術大業的理論，他的意思是說，藝術家是要過他的家本塔，而且要在裡邊的，大眾就談不到藝術，所以，也就沒有甚麼叫作大業藝術的東西；藝術是貴族的，少數人的東西，所以懂得的人越少，也就越好的藝術品，等到只有作者自己懂得的時候，那件藝術品才算到了最高的境界。諸位不要笑，這的確是一件事實；並不是我杜撰出來當作笑話講的。而且，在其他部門裡比這更可笑的議論，甚至於，假使你的氣量狹隘的話，會氣得你肚皮疼的現象，還多得得很呢。在人類社會裡，有許多一個年青人就不相信而且覺得不可解的事實存在，這有時就叫做覺得人類是一個愚蠢的，而且愚得可憐的壞東西，但是，在當時，在當事人，却往往自認爲很有道理，無論是多麼複雜的議論，他都會自以爲他就代表真理，或者說他本身就是真理；無論是多麼愚昧的舉動，他都會自以爲他就代表正義，他本身就是正義的；至於那些爲了幾元錢就出賣了自己，嘴裡講的是冠冕堂皇，心理想的却是男盜女娼的，那就更不必說了。有些多麼簡單的道理，越偏偏不那樣想；有些只是一舉手一投足就可以解決了的事情，他却偏偏不那樣做。然而，社會的所以爲社會，人類的所以爲人類，就免不了有這種種種複雜的矛盾現象存在的罷！而且，要在這種複雜的矛盾裡邊，雖然不免於推泥帶水，雖然不免於跌跌撞撞，雖然會使你感到厭惡，感到精神與時間的消耗過於冤枉，却還能找出一條道路，或者說是殺出一條道路來，這會更增加你生活的意義，會更激發你的戰鬥精神，鍛鍊你的作戰本領。這，雖然迂迴了你的道路，却有許多附帶的成就。所怕的是，在錯

# 從萊納德的名文說到戰時兒童

林覺夫

十六年前，一個叫做萊納德的美國作家，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是「爸爸錯了！」這篇短文很快地流傳到世界各國，譯成十多種文字，載遍了各大報刊，許多學校把它當課本，許多無線電台拿它來廣播，那篇短文是這樣寫着的：

「孩子！你睡我！當我進來時你已經睡着了。你把一隻小小的手掌壓在腮旁，你額頭的汗把你的金髮粘住了。還只幾分鐘之前，我的心中會湧起一陣思潮，使我不自立地離開書房，跑來看你。」

「孩子！我深深後悔，以神我是侍候大舅，我忘記擦淨，受我一陣痛斥，你隨地亂丟東西，我就無語如雷。進早點時，我怪你打翻了我的子，怪你吃得太多，怪你不該把手肘擱在桌沿，怪你在荷包上塗了過多的牛油，當我出門，你送我出來，並向我道別時，我粗聲惡氣地說：『進去！』」

「下午我回來了。一切情形仍是如此，我在路上碰見了你正在與小朋友們伏在地上玩石子，我就當面把他們斥一頓，扯你回家，我教訓你說：『你看，你把石子都弄碎了！你知道這是你爸爸用血汗換來的嗎？』試想：說這話的是你的親爸爸呀！」

「以後我走到書室去讀報，你就跟了進來，像那種懦弱可憐的樣兒，我一看見你，就厲聲喝罵：『你進來幹什麼？』可是你沒有回答我，却突然奔到我的頭前，兩手繞住我的頸項，發狂一般地吻我。我猛然感到一種不可磨滅的熱愛！我看見你後來放開手跑走了，一種茫然無措的心境佔據了我，手中的報紙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滑落了。」

「我想起來了！以往我做了些什麼？我一直把你看得像一個大人，我要求你應該和我一樣懂事，但却忽視了你的年齡，——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哩！我整天用斥責、厭煩和吹毛求疵來對付一個像你這樣的小孩子。」

「我想起來了，你是多麼天真而又光明啊！這一切完全在吻我和道晚安時表現出來了。孩子，我不想再說什麼，現在窗外夜色茫茫，我已悄悄地在你床前跪下懺悔，我知道這一番話雖使在你睡時告訴了你，你也不會懂得，可是現在我已下了決心，從明天起決不再向你粗聲惡氣地斥罵了。我要做你的好爸爸，好朋友，我要跟着你笑，跟着你愁，我永遠記住一句話：『你還只是一個天真的小孩子！』」

「我後悔我不該用成人的眼光，對你過事苛求。隨！你睡得多麼天真，我完全知道了。你還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孩子呀。你昨天還把頭倚在你母親的懷裏睡呢。我太糊塗了！」

我讀着，讀着，被短文中一股崇高的感情所激動，淚水幾乎瀟瀟着近視鏡片了，為甚麼？西半球一個美國爸爸的懺悔，對

綜複雜的矛盾纏繞，攪得迷團一團，弄得人不知東西南北了，更分不出是非與與白來，固執地認為反動是他的當然，開倒車是他的本分，像牙之塔築不成，就是狗牙之塔也與鐵進去，樂不思蜀，藝術本來應該是人類的呼聲的，他卻用來學狗叫，那就不但糟糕，而且成爲人間最傷心慘目的一幅地獄景象了！正在這種太平時代的黑暗地隨着敵人的砲火已經照射進半天的光明，照清了人們的面目，也照清了人們前面的道路，除掉民族救國，奔走港滬之間；若以外，在藝術的各部门裏，雖然還有論爭，雖然還有參差，雖然還有快步慢步的不同，雖然還有直線與迂迴的差別，大致總算是有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大致總算是有了一個一致的方向；何況再有不刻界一個好的榜樣，這樣一種分明的對照，我認爲這個影響是無與倫大的呢。

然而，本刻界是不是永遠會保持這種工作的態度，會永遠這樣純正，不傾覆於其他部門過去那樣複雜、紛擾、苦或烏煙瘴氣的呢？以現在的情形來說，本刻界必有善終之議，就是到將來或者也許不至於弄得腐化，反動開倒車起來。不過發展下去，恐怕在藝術其他部門還鬧得最兇的，像爲藝術的藝術和爲人生的藝術的問題也難免要發生的！假使再過幾年，或者說是等到我們的抗戰勝利以後，善終的本刻工作者一定會更多起來，所謂粗製濫造很幼稚的作品也不免會多起來，也許那時的青年木刻家承襲現在木刻的傳統而走上極端，甚至主張要專重內容專講思想而內容與思想也流於公

於中國的爸爸媽媽們，不見得不會是一種顛倒的警告呀！

魯迅先生「狂人日記」的末一句是：「救救孩子！」張申府先生有名的兩句話是：「生小最恨事，聞人叱兒聲。」在我們的國度裏，兒童原是苦楚的一羣，翁姑罵媳婦，丈夫打老婆，妯娌鬥氣，朋友爭風，於是乎，「千里來龍，此地結脈」，不少人一肚子火星，最後在兒童的天靈蓋上迸發他一個眼花撩亂。於是兒童兒童，便可憐得滾落湯鍋了！

在抗建激流的場面，我們一方面看到小朋友們奔走呼號，連吃奶的力量都貢獻得一乾二淨，看，隨便舉得來，新安旅行團活躍八桂，育英兒童團奔過湘西，廈門兒童團巡迴前線，開封孩子劇團馳騁中原，還有，到邊疆的有邊疆兒童團，在晉冀察的有邊疆少先隊，總之，老老實實就是一箇「不勝枚舉」，論功績，你該聽過中條山十四歲的小號兵用計退敵，或者，太行山的小英雄黑夜摸八枚步槍吧！總之，得感謝戰爭的進步性，使我們有資格拍拍胸膛，不但得到了我們的蘇菲亞，還收獲了無數新中國的巴甫里！（巴甫里，蘇聯十月革命時的兒童英雄。）

另一方面，對於兒童的保育和教養，自然比較前進了。但，恕我用一個看慣了的詞兒，「不夠」得很，而且是真正正正，的確確的「不夠得很」！

中國一小時誕生了二千五百四十個嬰孩，平均每月增加一千二百五十萬的小國民，然而兒童中夭折的每月竟達二百七十萬！世界

第一位的數字！這數字陰風慘慘，背後躲着一大堆魔鬼！早婚的魔鬼，愚昧的魔鬼，殘忍地棄的魔鬼，設備簡陋的魔鬼……總之，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社會對這些魔鬼既警惕之不深，於是恐怖的数字也自然天長地久，而撒旦們也就裂開血口哈哈大笑！

還有，受保育的兒童算是幸福了。然而在保育園外的，少數被放在掌上作寶寶，多數被丟在毛扇裏當蒼蠅，張申府先生論新啓蒙運動的一個應用，認為教那些不懂得教養孩子的人以正當的教養方法，應是當務之急，畢竟是頂呱呱的真知灼見。

孩子的工作不能順利，孩子團體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及援助，或者強拉孩子裝排場湊熱鬧，例子正多。這方面，希望教育界，和若干方面的「華威先生」深自反省。孩子團體時起時沒，領導不堅強，合作未盡努力，民運或保教工作看者實收歸。這方面，希望社會人士多費些心力。

兒童精神糧食問題，最令人蹙眉頭，有的人不屑幹，於是表現了兒童讀物荒，有的人幹不好，重話寫成了「野叟曝言」，寓言寫成了哲學小品，其實「平常」的東西如果便可以馬虎了之，二千年前一個希臘奴隸伊索先生的名字也不會傳到今天了。所以歸根結底，還得要求大家努力，才能達到這方面量的充實和質的提高。

但願我們讀了西半球爸爸們的懺悔錄，不發生懶惰之感，但願我，你，他，她，大家都是好哥哥，好姊姊，好爸爸，好媽媽！

式主義去都難說；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的木刻工作者，到那時候已經飽經風霜，因為苦戰多年的結果，在戰鬥的實生活裡不但思想和內容是深入的，就是技術方面也老練，成熟了，因為熱切地希望，於是出來熱切地來指導青年輩的粗淺幼稚，教訓這些後起的青年工作者要他們從基本上學習素描，講求線條，指示他們技術不成熟的作品，就算是有好的思想內容，也等於不是作品。假使再有在藝術上已經有了成績，在社會上也很有地位的前輩木刻家，他們對青年木刻家的尊重內容與思想的情形相映對，却走上了另一方向的極端，專重形式與技巧起來那也並不一定不會發生的現象。一位熱情奔放，內容充實的作家，過了些年，却瑣瑣碎碎，咬文嚼字起來的，在文藝界裡砂有很多。

這當然只是我的一種推想，雖然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却也並不是就一定會照樣實現的推想。在一種運動的發展裡，無論如何，也不能抹殺在這種運動中間活躍的人的力量。謹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諸位努力，並預祝諸位成功！

溫 泉

韓 聞

朱碧亭樓曲水涯

消閒情味想當時

兵荒馬亂風流歇

霖雨淒涼熟荔枝

# 文藝特輯

## 農村抗戰曲

鍾天心

天上敵機飛，  
只當是隊貓頭鷹；  
天上敵機轟，  
只當是軍大蒼蠅！

頭都不抬，  
依舊種田；  
看黃金穀子  
鋪滿了秋原。

暫把鋤頭荷去山邊，  
暫把扁担帶到水涯；  
把高山低窪好好修平，  
快快通過我們的兵車。

今天受傷的弟兄  
要經過我們鄉中；  
大家燒好清茶白薯，  
歡迎民族抗戰英雄。

「好男兒快去當兵！」  
宣傳隊到處歌唱；  
「一槍正打中鬼子的胸膛，  
這會輪到我們開上戰場！」

天上敵機飛，  
只當是隊貓頭鷹；  
天上敵機轟，  
只當是軍大蒼蠅！

二十九年中秋節前一日  
作于轟炸聲中，重慶。

## 排長葉中華

雪野

下午接到命令向敵人夜襲的時候，葉中華一排人被派向右翼搜索前進。夜黑下來的時候，部隊走到了白沙坎。在這時候，葉中華的一排人就都失了連絡，因為路途的不熟，葉中華誤走了右邊的一條通林村的小徑去了。

林村並不怎樣大，大概有三四十家人，離粵漢線不過幾里路的地方，但是，三面都是給大小的山崗圍住。這次敵人來犯，林村的幾十個壯丁，用幾十條粉身槍和敵人打過。現在林村的男女老幼都走光了，留下來的就是給燒得慘慘的房子，和在田野裏的一間間布帳幕，村子里連狗都沒有一條，烏黑的一片曠野冷靜靜地攤在那裏。

葉中華走到有幾棵樹的地方，得到了前頭的報告說，前面有部隊在放槍，但不知是甚麼部隊。接着後面與隊伍連絡的也回來報告了，不見隊伍向這條路來，再追出去，也不見有隊伍的影子，於是，葉中華排長着急了。他想着：糟了，失了連絡，到那裏去找呢？現在四面圍敵，一找個不好，就完了，自己的人又不多。不找呢，自己的任務未達成不算，連頭都會跌落來，回後方去，那更不成話。總之，現在又是夜間，換到那兒去呢，前面已經有了敵人了。唔……」葉中華越想越多，忽然的他聽見了這樣的聲音：

# 指揮刀與詩筆

——練師長的印象

詩 聞

良口附近的炮火正劇烈的時候，我們登上了遍地都是黑石的大嶺頭。這是前次大會戰中所謂「青龍崗之戰」的主要戰場。隨處看見那些掩埋死屍的土堆。堆上遍長着青草，並且一例插着一枝木簽。簽長約兩尺餘，裏不到兩寸。上面寫着「陸軍步兵一五〇師抗日官兵之墓」等字樣。四周儘止水鼓沉寂。但是我的心跳激着。它在對這些長眠的民族烈士浮起感激。它在對那些曾經在這戰場上負指揮責任的將軍們遙致敬意。當回源潭的時候，我們在離青龍崗不遠的大路邊，看到一座紀念碑。中間寫着「陸軍第一五〇師抗日陣亡紀念碑」。左邊寫着建立者的姓名：「練錫生」。我們都立在碑前沉默着沒有出聲。我們在體驗着一種近於悲壯的情緒。

黑暗的夜晚。天空裏看不到星和月。雨雲橫蠻地擴布着。我們坐在水頭墟外一家祖祠前的草地上閒談。

橫坐在藤椅上，沉默了好一會的溫秘書，忽然記起了甚麼似的，跳了起來，用大而急的聲音說：

「老兄！明天我們的師長來了。他是位不容易多得的人物！他敢打，不怕苦。去年銀盞坳和青龍崗的血戰，就由於他的勇敢多謀而獲得勝利。這一回的克復良口，他也出了不少的力。他不僅僅是一位能戰多謀的軍人，而且筆下又是那麼多才！」

說到這裏，他便把練師長哀悼青龍崗戰場死難將士的輓詩和對聯念了一遍。我們聚會精神聽着。他興致勃勃地說下去：

「他在軍中就有空就讀書。平常待人接物，總是那麼誠懇。……」

最後，他用鄭重的語氣說：「總之，他是我所知道的軍人中很值得佩服的一個！你們得見見他！」

我記起了書報上關於銀盞坳、青龍崗、牛背脊等役激戰的記事。我腦裡復現了在青龍崗戰場上所經歷的情景。對於眼前溫秘書所稱道的練師長，我不僅負有一種會見的義務，而且也預想到那會見時候的快樂。

我用着莊重的聲音說：「僅僅當做青龍崗戰役的一位指揮者，我們就很該向他致敬和請教了。何況你所说的，他又那麼多方面值得欽佩和學習呢？」

「是的，他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你們得見見他！」溫秘書重複着他已說過的話。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起來。各人把行李捆束好。懷着一種期待的心情，坐在廳堂裡。門外天空灰暗而又低矮。雨在瀟瀟地下着。對面的山嶺都變成了淡淡的影子。煤烟般的雲堆在怒湧。籟間不時响着急驟的雀噪。

我心裏在虛擬着這位拿指揮刀和詩筆的師長的形象，在預想着相見時候的種種情景。時間過得那麼遲緩。

「報告排長！怎樣處理前面放哨的兵，請排長指示！」

葉中華馬上緊張起來，他沒有再想下去了。接着他好像很細密的走近那個傳達兵的身邊，聲音好像肌肉跳動一樣的微細，不知他交代什麼。於是傳令兵，一個向後轉，響着腰走了。

傳令兵走了之後，再交代了幾個人，最後他說：「三點鐘在正面的森林集中。」葉中華帶了三個弟兄就向左邊一條小溪那裏走去。

不久，在田噶子現出兩個黑影，好像是從敵的機幕里走出來的，漸漸地走近那個放哨的哨兵那裏去，最後那個哨兵沒有一點聲息的不見了，代之而起的就是那二條黑影。

葉中華忽然在田噶子的敵人帳幕里拖了一架重機走出來，又向河邊走去。但是，那個帳幕裏還是靜靜的毫無有擾亂，好似只有那些呼吸的鼻鼾聲，當葉中華回來到那帳幕的時候，聽到一個起來小便的鬼子兵，混混噩噩的，眼珠子都還沒有睜開來。一個弟兄不理三七二十一，趕上去給鬼子兵一刺刀。

「噯啞……噯……」

那鬼子兵，好像病人的呻吟一樣發出沈沈的聲音，衝破了大地的沈靜。帳幕里開始慌亂的擾動了。

但是，真巧妙的，這時布幕的四周都不約而同的响着溜彈，那些火花不斷地在田噶子和布幕上射起來。

只有十分鐘的時間，在田噶對面的山林子裏响着這樣的一首山歌。

終於看見了幾個衛士進來。我的心立刻變成輕快。知道練師長就來了。不久，陳督導員出來。他說，師長請我們去和他見面。我們走進那通正廳的走廊。那里站着三位軍官。陳督導員給我們一一介紹了。那站在當中的一位，就是練師長。他微笑着。伸出肥大的手握了我們每位。

他坐下去，直着腰。姿態非常端正。兩片手板擱在大腿上面。我定神注視他。體格很瑰岸。臉長形而中部略寬，棕色。口頗潤。兩抹使人不易忘記的濃眉。頭是剃光的，髮有部分灰白了。身上穿着一套青布軍裝。

他所給予我的整個印象，是一位質樸謹厚的長者。

我開了一個話頭：「這一次打得很順利呀。」

他說：「慚愧得很。」

這不一定是客套。也許正是他那種忠厚性格的自然流露。接着，他說：

「敵人敗得很狼狽。一路上都可以看到他們的遺屍。以前敵人是決不肯這樣做的！……」

「是的。敵人對於死者是有舉行火葬的習俗的，就在戰場上也不隨便改變。」有人這樣補充

了一下。他繼續說下去：「這次因為戰鬥劇烈，而且天時下雨，我方官兵在陣地中足足忙碌了八九天，真是異常艱苦！又因為敵機的瘋狂，所以傷亡相當重大！」

接着，他用像歎息般的語調加上了一句：「那真是把血肉構成長城！」

他停止了說話。眉頭緊蹙起來。臉上顯出一種誰也容易察覺的痛苦表情。我猛然記起他的詩和聯，那些泛濫着對於傷亡者的深情的韻語。

「這回敵人在戰術上，不知道有甚麼新花樣？」

「沒有。還是那麼一套。中央突破，側面迂迴。……這回敵人在兵力上本來是佔優勢的，但是却被我們主動地攻破。這也足以證明敵人的不足畏了。……」

談到這一次來使敵軍的番號。他連帶的說：

「敵方所有團到廣東來的師團，都和本師部隊接觸過了；而且他們都領過我們的實力！有人提到民衆動員的問題。他毫不猶豫的說：

「這回民衆給我們軍隊的幫助是很大的。」

接着，他給我們說這戰役中敵我的優劣點。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練師長搶着說：

「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說的時候，右手握成一個拳頭。兩抹濃眉高揚起來。棕色的臉上滿堆着笑容。

那是預迎着勝利的笑，是由於經驗和深思而來的有把握的笑。

最後，我問：「練師長近日在指揮的餘暇，不知有什麼新作麼？」

他溫文地笑着。款款頭想了一想，說有副追憶這回苦戰經過的對聯。便叫溫秘書替他記錄出來。那就是下面的文句——

三晝夜攻堅，五晝夜拒守，二晝夜追奔，天地護哀兵，卒靖妖氛，雨露風雲皆助戰；

五百餘殉國，八百餘負傷，兩百餘跡香，死生勞想像，共扶正氣，山川草木獨精神！

「黑夜行軍真正難，

誤人敵營拾槍彈，

拾得出來天將光，

溜溜讓，你王八呀，多謝你！」（註）

敵人的砲鳴得很密，但是，在葉中華一拂人，好像沒有聽見什麼一樣，悠悠然的向來處回去，一路都唱着他們的歌。

不久，左邊的砲聲更響地噴着。

葉中華走到白沙壩，這時才十二點鐘，前

面的和後面的情況，葉中華完全不知道，只聽見前面密密的槍聲，葉中華決定追上前面的隊伍去。當葉中華見到團長的時候，團長懶得很

說：「叫你搜索，你却不知跑到那裏去！這樣還打什麼仗！……」

葉中華低下了頭，等到團長罵完了，他把這個情形報告了團長，並且

把二架重機和八枝步槍交給團長。團長才微微的有些笑意的說：「那面，也牽制了敵人的一

部份，三挺機關槍，八枝步槍，將功贖罪吧！」

團長想了想，接着說下去：「現在，團向

左翼增加去，與張連長連絡。」

於是，葉中華領了一排人又參加到粵漢線之夜襲去了。

註：這是北江一帶民歌，唱起來聲音很粗長而好聽。

一九四〇，秋夜，於增城。

## 乾兒子

秋帆

伍老頭含着支長煙管坐在自己家門前。他的房子在這個小村的南端，又矮又小，要不是有人坐在門口，人家會以為那是一間毛坑或者堆糞肥料的小屋，而毫不經意的走過去。

太陽已經離開了這個小村子，但是東方天空被渲染成紫紅色的雲彩，還反照着伍老頭的屋子，使得它的瓦面、泥牆都變作橙黃色。

沒有了鳥雀的鬧嚷，全個村子冷冷靜靜的，只有伍老頭的煙斗敲在石頭上的聲音，有時會把黃昏的寂靜擊破。

忽然，伍老頭像給虫咬了一下似的全身一震，跟着挺直身子把頸頸伸得長長的，眼睛眯縫着直向他家對面那條路上看。煙管也離開了嘴巴。

遠遠的大約是老頭兒的眼力所能達到的地方，有一個人慢慢地移動着。

「唔，難道是——」老頭兒含含糊糊的咕嚕了一聲。即刻又不能自禁的喊一聲：「阿福媽！」想起老伴挑着水桶去菜園還沒有回來，就閉上嘴不再出聲了。但是，還是伸長頸子向那邊望着。

那個人漸漸走近來了，脚一拐一拐的像是很吃力。

「不是的吧？阿福還沒有那樣高大。」老人自己在心裡打量着。

拐脚的人一步一步移近來了。伍老頭子「唉」的嘆了一口氣，仍舊把身子彎下來，背脊

脊緊貼着泥牆。煙斗又靜靜的冒着白烟。

「嘩啾」了一聲，拐脚的人就在離開老人十多步的地上坐下。

老人向那邊睇了一眼，好像是嫌別人攪亂他的心事一樣，緊緊的擰起眉頭來。但是，一會兒，他敲敲煙斗站起來，而且一直向着那人走近去。

坐在地上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臉色黑得帶灰，身上暗黃色的衣服像給什麼劃破了一條一片的裂開着。老人走到他前面站住，低下頭問他：

「你有病麼？」

「不是。唉，受傷了。」

喉音是沙啞的，而且沒有一點氣力似的。

「傷在那裡？」

「唉，這裡！」他指指自己的左腿。

老人蹲下身子去仔細看了一下。左腿的外側，褪色的黃褲子破開一大塊，那裡面露出腫脹的翻起來的傷口。血還在淺淺的滲出來。

幾隻蒼蠅飛近來了。

「啲啲！好痛呀！唉，老伯伯，給碗水喝喝吧！」

「有稀粥，給一碗你喝罷。」

「呀？老人家，那是，唉，更加好了！」

老人不等他的話說完，已經提起脚走向自己的屋子去。一會，他捧出一大碗稀粥來。受傷的人接過去，大口的急急的喝着。

這時候，阿福媽挑着一桶水桶從那邊回來。一看見他們，她就把水桶放下在大門口，趕過來了。

「什麼事情呀？」她問。

「多謝你，老伯伯！」他把空碗交回給老人，這才回過頭去對福媽說：

「老媽媽，我是在火線上給敵人打傷的！」

「唔。好可憐！你姓甚麼？唉，怎麼你們那些人不招呼你呢？」

「我姓林。唉，那個時候弟兄們都顧道日本鬼去了；我又爬在一個沒人看見的刺叢底下。」

「昨天啲，好容易才換到前頭那個村子。那邊的老百姓，好多躲在山裡的喇嘛摸回來。也是多虧他們給了兩碗稀飯吃，又得在一個祠堂裡睡了一夜，今天才有力氣走到你們這裡來。」

「真是難為你換的！」阿福媽說。

伍老頭抬頭望望天。天邊紅色的霞彩已經隱沒，只剩下一點灰暗的雲。老人嘆了一口氣說：

「天又黑了，今晚上你還打算去那裏？」

「我怎麼曉得呢？唉，……我本來打算後方醫院去的，而現在脚又不行了。」

他輕輕地用手撫着自己受傷的脚，低垂頭。

老人家接命吸着煙管。隔了一會，他捧去盛着阿福媽：

「管它呢，我們阿福又沒有回來，那鋪也是空着，就讓給他睡一晚罷。」

「也好的。」女人點點頭。  
灰暗的太空變成純黑。小虫唧唧哩哩的吵醒起來。伍家的大門靜靜地關上了。

第二天，剛一見亮，阿福媽就攪好了幾根黃頭髮走出外屋，靠南的板床上，昨晚來的客人還在打着鼾聲。她一聲不響的走去開了大門，再回到靠北的灶間去，把水搬進鍋裡，然後坐在灶前燒起火來。火光映着一張瘦瘦的臉，一雙眼睛好像失神似的半開着。

昨晚，阿福媽沒有好睡。起初，她和老頭子談着客人的事，講來講去就談到兒子阿福。阿福到軍隊裡做挑夫已經三個月了，沒見來過信。兩老是一天比一天着急起來，一提起心裏，阿福媽又是東想西想的，把許多可能發生的壞事情，都派在兒子身上，弄得一整夜都沒有睡着。

現在，坐在灶前，她又記起昨晚上的念頭。「若果也像他一樣呢？」她胆怯地望望靠南的床上。跟着又連忙擺擺頭。「不會的吧，他不是去打仗的。」

「天，這个也真可憐！」她再望一望床上。可憐的客人在床上翻動了。可是，跟着就「哎喲哎喲」的呻吟。因為一轉動，瘡口就像給刀刺着一樣痛起來。

伍老頭一面扣衣服一面走出來。兩個老人苦眉苦臉的站在屋中間，向床上望着。  
大泣的汗珠在那個客人的額上滲出來。給痛苦磨得臉都歪了。

「你去找找三叔公看，他那裡會有一些藥吧？」阿福媽低聲說。

老頭子大步跨出門去了。

太陽照在門裡頭。幾個小孩瞪着眼晴站在門邊。若蠅不知從那裡飛集到床上来。客人恨恨的用手趕着它們。

「林大哥，你忍一下痛！老爹去要點藥來，敷一下就會好了。」

「阿喲，老媽媽，真是！唉……多謝，多謝你們！我林有發只要有出頭的一天呀，一定不忘記你們！阿喲……」

「講那些做甚麼，林大哥。我們也有一個兒子在外頭，出門的人呀總要靠人招呼的。你還是替我們打日本鬼的呀……我看，水開了，泡碗茶給你喝喝罷。」

「辛苦你呀，老媽媽！像我的親爺娘一樣啦，哎，痛死我了！」

伍老頭好像把事情想得通透，下了決心把客人留在家裏，一心一意的招呼他。每天，當做完田工回來的時候，就跑到後廚三叔公的家裏去，用一張大竹葉或者芋莖葉子包一包藥回來。阿福媽呢，也是小心的服侍着，弄茶弄飯；把兩個人的吃糧勻作三個人吃，還找出老頭子的破衣服給他換。

瘡口已經不再是那麼痛，腫脹的地方看着在消下去。客人的精神也一天一天好起來。

好天氣的日子，吃過晚飯，伍老頭就會把客人扶到門外來，給他靠牆坐下，自己就拿起那支竹煙桿，在另外一張小凳子上坐着。平常總是十分冷清的伍家門口，現在，常常圍聚着五六個或者十多個客人。大家都想來聽聽打日本的事情。阿福媽也常常加快自己的工作完

結，用圍裙抹着手走出來。

不用等別人提議，講來講去林有發總會講到打仗的事情。講着講着，他自己好像又回到火線上一樣，動手動脚的差不多把病痛也忘記了。

「你說怕？有甚麼好怕！要是嚇得怕，真的，我這回一定不會受傷了。」

他彎下頭去看自己的腿子。

「唉，他媽的，若果脚不傷呢……」

「如果不傷，你就不會來到我們這裡了，是嗎？」阿福媽笑着接口說。

「這就是緣份呀。一個人總是前世的因緣。你兩老同林大哥也是前世有緣的。」

「張二叔說得好。我說，你就拜伍老爺做乾爺罷，林大哥。難得的呢！」

這樣的晚會，總會到八、九點鐘才散場。現在，小村子裡的人都在笑着說：

「伍家兩老又得到一個兒子了。」

不單在小村子裡，連那個離開五六里路的小市鎮，人們也都在傳說着：「伍家收了一個傷兵做乾兒子。」

當阿福媽挑着小菜去鎮上賣的時候，人們便會對她說：

「阿福媽，你的乾兒子好了吧？」

「阿福媽，這包糖是買去給乾兒子吃的嗎？」

「阿福媽，你們兩老真是善心人！善心就會有善報的。阿福一定會帶着好氣運回來。」

近來，阿福媽不大苦想着兒子了。她相信，天一定會保佑他的。而且常常聽林有發說起，他們對待挑夫都是很和善的。他很放心的自己對自己說：「就是有甚麼病痛呀，也有那些弟兄們或是別人的家裏招呼他的。」



# 我們過着夜生活

荷 子

我們在這過着  
夜生活！

我們帶着看

用星星綴着的

帽子，

夜風替我們

洗着

那油膩膩的臉。

山泉

田蛙

秋虫呀

都替我們唱着

勝利的進行曲。

我們

向北極星，

遙給

一個盼望。

這一隊

長條條的，

鐵脚，

馬眼，

神仙肚的

夜行軍啊！

在風的夜，

雨的夜，

雪的夜，

霧的夜，

我們摸索着

前進。

越過了村莊

涉過了河流，

沒有狂吠的

村狗，

它們像熟悉了

那沉重的

脚步。

我們穿過了叢林，

爬過了

山頭。

遠山，向我們

招着手。

我們揆索着

前進。

向切極星

遙給

一個盼望。

這一隊

長條條的，

鐵脚

馬眼

神仙肚的

夜行軍啊，

好像

給一條

無形的鐵鍊

貫穿着般的。

黑夜是我們的家，

黑夜是我們的

世界！

我們敞開了

胸膛，

迎接着

夜風；

迎接着

偉大的戰鬥！

# 牛背脊之夜

黃藥眠

從從化河的下游溫泉一帶，望五指山，五指山是一座高聳入雲的高山，可是到了牛背脊，五指山不過是一個一眼就看得見的平凡的高地。牛背脊正是在這個山的脚下。

去年粵北會戰，敵人隊長蛇般深入到翁源，可是在牛背脊給我軍攔腰一擊，他就寸寸斷了。這次粵北會戰，敵人曾和我軍在五指山黃牛嶺對峙着，可是牠的獸蹄始終沒有踏進牛背脊一步，所以敵人一退却，牛背脊的人民又開始演奏着他們牧歌式的生活。

當我們到牛背脊的時候，店生人才開始掃拂他的冷落的爐灶，那初生的爐火，沉沒在水裏的木板也已經被撈了起來，濕淋淋轟在牆上。

在黃昏急雨中，我們默着淋濕了的衣衫，拖着疲倦的腳踏進這一家旅店的門前：

「老闆，這裡有地方可以住嗎？……」

「地方倒有，可是還沒有床……」

「這不是床板？」

「那是濕的，先生！」

「不要緊，你同我想法烤乾就是！……」

「好罷」店主人沉吟了一會，縮着眉頭說，「我今晚先別的地方多借幾塊板木，請先生們將就一晚再說：日本鬼弄得我們真慘了！……」

雨越下越大，店裏面已有三四個地方滴瀝地漏着雨滴。從牆角裏漏下來的雨，沿着給火烟燻得漆黑的牆上，像一條洪流般一直溜下，牠給爐裏的火一閃一閃地一照就又好象一條巨蛇，轟隆一聲，隔鄰有一家危牆倒了下去。

「什麼嘛呀？老板。」  
「沒有什麼，那是日本鬼子去年燒的，……」老板沉着臉，等了一會才又繼續下去說，「那是牆呀！……」

我們不自覺的仰起頭來看一看這間屋，我們都不敢十分相信牠能禁得起這強烈的風雨。一陣風雨過去，從濕雲中透露出一點朦朧的月色，在東方殘留着的山一般的濃雲，在雲的邊緣上鑲着一絲銀線，牛背脊於是露出了牠暴風雨過後的恬靜。

隔鄰的鐵匠祖傳陶正集中注意力揮起鐵錘向那燒紅的鐵塊猛擊，對門的老板則忙着把細竹編成籬笆用以堵住那危牆的缺口。從上四九，從呂田來的負販商，撫摩着浴後的手臂，在店門口納涼，一些自衛團則用繩子把盒子掛掛在自己的肩膀上，在街上悠閒地拖着木屐，格格地拉地响着。

一家郵局代辦處兼雜貨店的小店裡，點起了昏黃的洋油燈，在燈下，彷彿看得見有三四個青年在那裡閑話。

在通良口的公路上，那裏有一個很陡的斜坡下去，這裡直到現在都還有障礙物在阻礙着。在去年粵北會戰的時候，就是在這分水坳一帶焚毀了敵人百多輛汽車和坦克。為了紀念這一場激烈的戰鬥，一五七師的陣亡將士紀念碑，現在正建立在這斜坡上面。涼月吻着牠的碑尖，螢火在裝點着那枯萎了的花環，田壩裏的水在悲吟，遠處的村犬在吠。這屹立着的紀念碑將永遠喚起人們對那一次死難者的哀悼。流溪河在牛背脊岡下流走，當敵人來攻時

，適值水漲，老百姓來不及退却，就在這條河浸死了不少的人。現在這條河已復歸於平靜。水波激着那繫在石灘上面的渡船。一條鐵索靜穆地橫在渡口上的江面，準備隨時給人牽渡。牛背脊岡上長着許多長松，月亮從松間照了下來，在草地上鋪成幾網似的網影。偶然有一二個駐防的軍人在松林下行走。口裏哼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

當我們回到客棧裏疲倦的客人們都已打着鼾聲，油燈給弄暗了，只有店主人坐在櫃檯前，口含旱烟管，瞑目沉思着。當然他所沉思的不是哲學，而是今天能夠賺多少錢，明天要進多少貨。戰爭，在商人們看來正是發財的好機會啊！

## 石工飢餓進行曲

費倫堡作  
居甫譯

我們願意嚼石就像嚼麵包，  
只要飢餓的肚皮有東西填滿。  
我們忍受過一切的災難，  
我們去過了層層地獄。  
最兇的還是它：餓餓！

我們願意在石堆中活埋，  
在砂礫中間閉絕氣息，  
總算像個有牆有瓦的小房，  
讓我們給予給下  
伸一伸僵硬的脊梁。

可是在石堆中餓死之前，  
我們還得向城市前進，  
要前進，趁沒有餓死——  
前進……前進……世！

# 湘江尾流的船伕

黃建

纖絨一樣溫和柔軟的南風輕輕地掠過大地，湘江上登時回復一個感激的愉快的微笑。

這是湘江的末流，其闊，與其說是江，倒像湖。是湘江獲得更寬裕的岸邊。這全是一些太陽光輝的沙灘，甚至江心也浮着這些黃金灘。

湘江水好，只是一個點綴這沙灘的少女的髮帶。兩岸的風聲却是種有的美麗：這正是野蕪蕪盛開的季節，綠葉中爭着着「七姊妹」的鮮紅的露的笑臉，修長的竹葉入清涼的江裡，有如翩翩自憐的少女，在惆悵着又是一個春天的行將消逝。這岸有不少臨江的竹門，像古畫一樣地瀟灑着，不知道那裡面是否亦鎖住着一個古老而幽怨的，美麗而傷感的故事呢？

我帶着一隻單邊渡江的小船，溯江而上。據船伕是說，這渡江的小船，溯江而上，半邊渡的船伕，黑髮上已經生着半灰白的蓬鬆者，兒子是五十二歲，像手攢一樣，蓬鬆者，兒子是五十二歲，像手攢一樣，蓬鬆者，兒子是五十二歲，像手攢一樣。

「什麼名字，細佬哥？」

「……」

「……」

「……」

「……」

「……」

撐船方法。船，本來應該是輕快小艇，但今天，他與小的胸腔，裝滿着笨重的軍械，這支穿插在沙灘間的小流，又是這樣瘦，機深不到三尺，而且還是逆流而上，因此，一切傳統的撐船方法，在這裡完全束手無策了！

這是一幅慘苦的圖畫：老船伕走在水裏，用竹竿尖刺進船頭船板下面，曲在胸前的兩手，緊握着竹竿的另一端，稍稍向前傾斜的上身，就好像是全靠在竹竿上面，積添了五十餘年的精力，一齊灌進竹竿，流注到船頭，儘管了這人類生命的精血的小艇，才滿足的緩緩的前進。

「……」

「……」

「……」

「……」

「……」

「……」

「……」

「……」

算做人的，轉機繫着鐵鏈，背七腫着鐵鏈，搖着黃金的太陽上去，替主人裝載財富的。是，這裡——美麗的湘江尾流，是誰拿清這根看不見的鐵鏈與皮鞭在驅策他們呢？而且，我不知道那批人中，是否亦有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和五十幾歲的老人呢？

南風更爽，更清涼，我們（只有她不知道這別人類的貴賤）。江水笑得更燦爛，更可愛。這一剎那間的舒適，使老船伕幽暗的臉上，居然也閃過了一個光亮的微笑。於是，這時我和他扯談起來。談到了小孩子，他用清枯的聲調告訴我：

「我們呀！唉！都是到了四十多歲才娶老婆啊！我那一個還不是正貨囉！」（註）手攢彈指間的望着他的父親。父親把洗好的米，攪進鍋裏，蓋好木蓋，抹抹手，又繼續說下去：「我們呀！唉！嘆！一日，吃一日，存不下一個錢，要老婆，唉！難說！」

「這裏，聘金很貴嗎？」我問。他好像沒有聽見，又是用着同樣的一句話來開頭：「我們呀！唉！嘆！家家都是父老子細。我今年五十幾了，只得這一個。」

「飯熟了！吃飯對子他們的意義是「加油」，像機器一樣，運進了足夠的油，又照例地動了。」

「喂，你落來拉呀！我拉一段，你拉一段。」

「我……我不曉得拉。」我嗚嗚的說。

「很容易拉，來！我教你！」

「不要多事，大吃懶！」做父親的叱住了他。他恨恨的看了我一眼，便唱起歌來，好像為了要嘲笑我這愚蠢的懶惰者：

「……」

# 砲火下的兒童

譯者宗

我們的部隊一路以這聲姿繼續挺進，殘敵節節向南潰退，毫無抵抗能力。這樣我××團迅即佔領粵漢公路交通站之官渡墟。

弟兄們不約而同地起了這種感覺：為什麼我們一槍不打，即佔領失地，而敵人又儘是向後退？

「為什麼敵人儘向後退？」

沒有人回答。弟兄們互相談論，大家不知道：長官們在研究敵情，還沒有得到正確的情報。這問題，只好讓向後退的敵人答復了。

敵人雖不答覆我們，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已知道一點：那是據被俘虜去逃回後的老百姓報稱：連犯新江墟之敵約千餘，附偽軍一部于一月一日沿新江公路潰退，滿夜不停，向青塘墟方面逃去。

還有，在搜得敵人的文件中，我們知道敵人的番號是：十八師團一一四聯隊，聯隊長為佐久間重一（久納部隊多田隊）。

以官渡為據點，大隊一部便渡過翁注，進出其以南地區，不費一彈，先頭部隊又進佔青塘。

沒有一個敵人，祇有看見敵人已去從山中歸來的同胞，挑着担子，攜着孩子，回家來掩埋屍體，修補房屋，整理田園，剛強的粵北民衆，他們仍舊一樣的生活着。

這或許近于笑話似的，我們來，是準備打敵人，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但大家儘在摩拳擦掌等待敵人來，而敵人不但不來，並且反先就跑了。這更顯小的敵人便是所謂「皇軍」的「

武士道」精神嗎？

「一軍以擊退北犯曲江之敵，應即速向翁源以北地區搜索前進，求敵主力而殲滅之！」

這是當初軍長下達的命令。

師長也會經訓話道：

「敵人來，我們沒有法想；要是來，一定要痛痛快快殺他一陣！」

敵人現在是來了，但是等我們要痛痛快快殺他一陣時，他却又跑了。

所以師長在青塘又說：

「誰？——去追！」

於是從青塘我們一點不停留，立刻向前追去。高大的山，密密的森林，越過一座又是一座。為了要追擊到敵人，步伐加速度的前進，誰也不願意自己落後。這追呀追地，不久我們又插進到英德縣屬的白沙墟，才休息一下。

白沙墟不必說和所有經過的地方一樣，燒了，炸了，殺了，我們找到一所志大小學校住下，學校裏沒有學生，也沒有教師，祇有到處的雞毛，和臭腥的腐肉，那是敵人在這裏宰了一隻牛，只割下大腿，其餘完全丟了。有幾個士兵同志在牆邊架大烤狗肉吃。

「你喜歡吃這東西？」

對不起，我們請他搬到另一個地方去將地方打掃了。

同幾位朋友，我們在一間門邊寫着「沼田少尉」的房子住下。這房子想必是「沼田少尉」的寢室，而今，又成了我們的寢室了。

到房裏，大家都因一天行軍的疲勞想去休

（註）即是妻人家的壽婦。

「大吃懶！大吃懶！」

三鉢粥，四鉢飯；

唔够我一個大幹！」

天知道在他那張純白的心紙上，是寫上憤怒的詞句，還是畫一個天真的疑問號。但，這都是一樣，橫豎不久他就明白這就是這個社會的「真理」，而且，也許將來就會和一切人一樣，來擁護這個「真理」呢！

漸漸，這樣的東西多起來：水車在岸邊「蒼蒼」的嗚叫，江身被攔腰打下一排木椿，只有中間開一個缺口，讓這些小艇往來，缺口上的水，相去盈尺，奔流激湍，飛騰狂吼，每經過一個這樣的缺口，就像經歷過一場險惡的戰鬥。

「快快！向那邊拉！向那邊拉呀！」老船快回着兒子焦急的吶喊，船正拉到一個缺口的中間，急流的水想把船衝回去，老船快早丟了竹竿，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兩隻手上，緊緊的抓住船頭，拼命往上拖。可是後面水已浸到兒子的腰際，雖然，兩隻小手還拉住竹竿，但下面已經站不住脚，不自主的要浮上來。

我趕緊走到船頭，跳下水，靈着最後一點氣力，幫着把船拉過缺口。當我們將戰勝水流的時候，老船快給兒子下個命令：「快！快！放下竹竿，跳上船來呀！」兒子放下竹竿，可是還沒有跳上船，從船腹冒出來的急流一衝，只見一團黑東西，隨着急流奔去……

「阿媽！阿媽！阿媽！阿媽！」老船快順着急流奔去，悲慘的吶喊，（續下第二八頁）

意騰騰，一個朋友他的腿綫偏好得很，却要到外面跑動一下，看看敵在白沙的成績。

沒有人同去，他一個走了。

等到我們要開飯的當兒，他才回來，並且帶了兩個人回來。兩個瘦瘦的孩子。

「你認識他們？」不等他說出原因，勞頭我便問。

「現在正要介紹你認識他們。」他說：「不必介紹了，這一定又有悲慘的故事，請你說吧。」

「他叫鄭志誠，落榜一個大一點的，這一個姓劉。嘿：坐下吧，我們不是日本人，你怕嗎？」

兩個孩子笑了。

「你們都這裏讀書？」

「你們恨不恨日本人？」

「日本仔？」說得特別有力，「野野恨！」

「你讀幾年級？」

「五年。」

「你嘛？」問那個姓劉的。

「你們看，學校毀了，書讀不成了。這是誰給你們這樣的？你們一定會曉得。」

「日本仔！」自然他倆是曉得。  
「敵人毀了你們的學校，又毀了你們的家，你們是住在這裏嗎？」

「家！」提起他們的家，鄭志誠便感觸到什麼，「唉，燒得乾乾淨淨的！」

「你們爸爸媽媽都很好吧？」

「我爸爸媽媽同我姊姊在家裏哭。」

「你呢？」那個姓劉的不作聲。

「他爸爸……」鄭志誠代他回答說，「他媽媽被日本兵殺死了！衣服都剝光了！他爸爸也死了！嚇死炸死了！」

「哇！哇！」那孩子禁不住哭了！看見我們一堆人在旁邊，又不敢放聲哭。

「媽媽呀！媽媽呀！……」鄭志誠勸阻他不要哭，可是越勸越哭得厲害起來。

「鄭志誠，你還是隨他儘情地哭吧，哭吧，他現在怎能不哭呢？」

吃了飯，我們讓那孩子帶到他的家。

這是一所大宅，高大的房屋一進一進排下去，看樣子倒是很富有的家庭。全部的屋子從外面被炸彈炸了，敵人又在裏面放火燒了，殘暴的敵人連一間屋子都不留給他們，叫他們在瓦礫堆上站着，這是如何的慘痛呢。一個赤足穿着木鞋背上，着孫子的中年女人在拖出一根壓下的木樑，還有一些弟兄們在清除倒屋門口的瓦片泥土。

鄭志誠指說：「這就是我媽。」

「呵，嫂子的家完了，記着這個仇，請你一生記着這個日本仔的仇。有一天叫鬼子來償還你的屋子！」當翻譯的這麼同她講着。

掃地的弟兄，他們在泥土堆裏找到幾只盒子，像是香煙甚麼。

「來，來，這氣。」他以為真是香煙。

鄭志誠接着抽出心子，裏面空空的，敵人吃完了才丟掉的。那上面是精力餅！戰勝豆！昭和十四年！陸軍糧秣庫等等的印圖字，寫得很好。

「這是甚麼？」我問鄭志誠。

「吃的。」他大概從「豆」「餅」上面猜出是吃的東西。

我向那弟兄說：「你知道吧，這是敵人的乾糧。」

「乾糧？」他似乎發氣，「我們到前方來飯都吃不到，鬼子還有乾糧吃！」

「你別氣。」另一個朋友道：「你看牠現在吃不吃了？」

「我還同你說：這精力餅現在不叫「精力餅」了，你看敵人一運向後處，跑得一點氣力也沒有，祇可以叫做「短氣餅」了。而且打得失敗而逃，戰勝豆也不叫「戰勝豆」了，改了一個字叫做「戰敗豆」了。小朋友你懂不懂？」

小朋友這真是懂了，同我們一齊笑起來。

「回去吧，鄭志達，同我們到「志大」去玩去。」

別了他母親，我們幾個人回到志大，已是點鐘時候。

可是我們剛進門，我們的情報課由軍部得來了新消息：

敵機將命令誤移於本軍陣地為我獲得，那文件的內容翻譯過來是——

「——曲江兵絡驛，敵（指我軍）前進部隊雲集，該部速退却！」

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這樣的笑話我們幾乎不信是真的。但聽得這笑話的人能忍住笑嗎？「哈哈哈哈！」大家禁不住笑了不停，一時也顧不得什麼禮儀了。

兩個小朋友跟着我們笑，雖然他倆並不知道我們笑的是「回什麼事」。

二十九年三月初于襄陽

# 懷伙伴們

何顯文

像熱帶的女兒懷念清涼的，我懷念着夥伴們。

在書報上，在朋友們的信里，或者在流亡者口中，我尋求着關於伙伴們底每一個消息；同樣的在秋天，在纏綿苦雨的午夜，合上眼，思想便存着一百匹羣色的野馬，闖進我記憶的領域，我回憶，回憶那曾經和我共嘗甘苦的伙伴們。

這年頭，帶着一顆熱熱的心，我離開了被人稱為「南國天堂」的××學校，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當我把身子投入××幹訓團的懷抱的時候，我立即感到集團生活的可愛。我曾在嚴肅的鍛鍊中堅強起來，我曾在熱烈的學習中新生。在這個集團里，我認識了一羣朝氣蓬勃的小伙子，得着從來未把過過的歡欣。

和他們聚在一起，我度過了一個年頭，然而短促一年間，它還曾給我不少美好的回憶——我們曾在越秀山嶺（山麓便是夥伴們大眾的「家」）俯瞰全市，看木棉花開了又謝，也會在落日的餘輝下，看珠江的水起伏着魚鱗似的波紋……

我們曾在火樣的烈日下學習野戰，在昏黑的午夜裡訓練夜行。也會在夢樣的月色中，荷鎗站崗，看黎明邊走了黑昧。也會在敵機的瘋狂轟炸下，搶救婦女，兒童……

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上刻下了新的經驗。我們便懂得「幹」的價值和它的哲學意義；我們

更懂得應該用着怎樣的「個頭」去觀察世界。干月的冷風，吹秃了越秀山頭，黃葉落了。伙伴們的心都感到了一點寒冷畢業的時候快到了，我們就來談談了。

誰知十月的冷風，又在另一個角落刮起變幻的風雲。敵人的戰車在大亞灣的土地拍上了清晰的輪跡。是恥辱的戰記呵！伙伴們把戰鬥的情緒代替了離愁。提前畢業了，畢業上前線。

「這是時候了，同學們！別了，別了……」這是我們留給廣州市的，最後一次的歌唱，我們大踏步地奔赴前線了。在增城，在朱村，幾多次滑過敵人的砲火網，鋒鏑呵！前頭的伙伴倒下來了，後頭的趕上去。踏着血跡前進，我們並未停止過年青矯健的腳步。

機關槍猛烈的掃來，四十多個同學死掉了。彈彈旁邊，伙伴們又一次把軀體綻放出無數朵民放的血花！朱村便在這血花的燦爛中暫時陷入敵手了！

死的死去了，生的呢？……我在哀愁中懷念着過去。老蔡該破俘虜了吧，那個無憂而熱情的孩子。呻吟在血泊里的，不是金益章的聲音嗎？

它一直在撥動我回憶的心弦。

伙伴們呵！一年過去了，我談起在寂寞的河灘邊，漂來一葉扁舟，突然帶來了一個遠方的友人。他告訴了我談安後生還的每一個消息。他們分佈在全省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正以最低的生產費去過着最簡單的生活，以有限的體力，去做無限的工作。他們辛苦，他們勤勞。然而有誰知道他們呵？他們是勇敢的，是沉默的駱駝！

不斷地戰鬥着的一羣呵！像熱帶的女兒懷念着椰林似的，我懷念着你們！

（接上第二五頁）

我傍着已經「脫險」清靜時，在沙灘旁邊的船身出神，看這這門爭的頂點。終于，一丈外，水流和暖的綠波裏，出一個小東西來，走上了沙灘，老船快飛一般的飛上去，抱住了他，一言不發的回到船裏來。

「一丟那媽！險險沒死海上真厲害！」阿媽像在叙說着別人的事情一面抹着頭上流下來的水滴。那神氣正像個戰勝歸來的勇士。

做父親的說不清是歡欣還是悲痛，一單清淚從臉頰流落到江裡。你還是另請一個幫手吧！兒子的年紀還輕。我說。我們呀！唉！……似乎有什麼東西哽住了他的喉嚨。

誰會想到這美麗的湛江美流，是一個殘酷的生之搏鬥的場所呢？廿九、五、十一、于從化良口

# 「靜靜的頓河」是怎樣寫成的

錄·消息報  
符其珣譯

遠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一位戴灰色小帽，穿褐色軍衣的十八歲青年到來莫斯科。和驚萬的來自各方面的青年一樣，懷着一征服一莫斯科的心情，這青年投到小甲街的職業介紹所去。關於所擅長職務的詢問，他回答說：「食糧委員」。

這職務在一九二三年早已不再存在。但這除只讀過四年書，曾在食糧隊伍擔任工作之外，並無任何履歷的青年，還是需要生活的。結果，只有去做苦工，搬夫，石匠，事務員……等工作。

這來自頓河的青年，十六歲時已在糧食管理訓練班畢業了。他曾做徵發農產品的工作，曾在沙漠上追殺過匪幫，也曾做過鎮委員會的事務員……

生活使這位青年多次改換工作，但沒有一種工作是他認為可做終身事業的。

他——梭羅柯夫的工作，只在文藝方面……

在什末時候他有了寫作的傾向？梭羅柯夫同我們的談話中說過「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的時候，我開始寫有關頓河各短文，從那時起，常感到一種力量，牽引我去寫作」但是，和梭氏接近的寫作者證明說，牽引梭氏向文藝寫作上去的力量，早在梭羅柯夫幼年時代便已濃厚的發現，那時他過着求學時代；同樣地，大家知道，梭羅柯夫在未成年期已有劇本寫成，被採用於俱樂部。

家庭教育對梭羅柯夫的文藝嗜好同樣有很大的影響；梭氏的父親自梭氏小時便教會了他去喜愛書籍。

梭氏在莫斯科作搬夫，苦力等工作時，每有空閒時間，便用來寫作，他的第一篇小品刊登在一九二三年的少年真理報；第一篇取材於頓河人民生活的小说「牧人」在一九二五年刊登在「農人青年」雜誌上。

柴氏「頓河小說集」中所收集各文，都是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間所寫，各文中鮮明濃厚的色彩，美妙的大自然描寫，使著名作家AC

薩拉非莫維赤極爲注意，薩氏算是文藝界中認識梭氏的第一人。

一九二五年，在「頓河小說集」問世後，二十歲的青年作家米哈依勃。梭羅柯夫決定回自己的故鄉去繼續寫作關於頓河的更偉大的作品。當然，這意思梭羅柯夫老早已決定，他把自己的第一本作品名爲「頓河小說集」，並非無因。

梭氏對自已第一本書的批評，認爲對於自己家鄉事體的描寫太過膚淺了；在莫斯科回頓河去的旅途中，他自己也不敢斷定以後成就如何。最吝嗇於小說的梭氏，有一次對我們說：

——很願意把我生長的地方，我所熟悉的人物，寫述出來。

梭氏已到了頓河的布卡諾夫斯克鎮，一九二五年秋開始寫他的新作品，並定名爲「頓河區」。他決定把一九一七年後哥薩克師的影響描述出來。他很知道，在這工作的前面，有艱鉅的困難在等着他。

後日的考究者，應該先明白當時作者所處在的情況；梭羅柯夫並不喜歡提及這些；但從他接近的人們那兒得到的線索，可以知道他困苦的工作情形：柴氏當時有妻、子各一，同住在一間狹小的卡金斯克鎮的茅屋中，生活很感困苦，雖然這樣，他的寫作不稍懈怠，他有時也租用鄰房，一人安靜的工作。

很容易知道他當時生活的情況：梭氏的親友都以難堪的語調對待他們的青年同鄉，對柴氏的專心寫作都認爲是一種妄想，甚至於痛愛梭氏的父親也爲這事苦惱；父親很有理由的指出，梭氏的學業尙未完成，但寫作小說却需要高深的學識。

由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到當時情況的一般：當時，梭氏還住在布卡諾夫斯克鎮的岳父家中，每天關閉着房門，一個人埋頭寫作，出來的時候，紅着眼睛，好似喝醉酒的人一樣。

——你一天到晚在寫，到底寫些什末？——人們問。

——小說！

——小說？那麼，是畫本的小說？——玩笑似的問。

——是的，整部的小說！

——這小說叫什麼名字？

——「靜靜的頓河」！

——什麼？小說的名字——怎樣扯到河上去了？

——這是很美好的名字——梭氏安定地回答——而且它一定會成爲

現代小說的！

作者的自信力雖強，但並沒減少他的自我批評心；很快的，廿歲的梭氏知道了，第一，他的小說的開頭不很完妥，第二，全由空想去寫作，那會碰到大量困難要去征服的。

梭氏知道，哥薩克人民的生活對於讀者是一種未開發的祕密，讀者們一定不會明白，爲什麼哥薩克的一部份會會站在反革命陣線上。

於是，做一個更廣泛的，關於頓河區哥薩克民族生活介紹寫作的決心，便此降生。

柴氏即刻毫不猶豫的，把整整一年來的工作放棄，他把一年中所寫成的整整七大印刷頁的原稿放到了一旁，從頭開始新的寫作。

同時，柴氏感覺到自己知識不足和確定工作內容的廣大，需要更大的努力；於是貪婪不厭的讀閱各種書報，更常到各村鎮訪問，聽老人們的故事講述，收集種種歌曲，向各項紀錄中挖掘新的材料……等。

一九二六年柴氏開始了寫我們現在讀着的一「靜靜的頓河」。

「寫作難，生活更困難，但始終是寫着」，柴氏對當時的情況有如上的表示：

這兒我們談談關於「靜靜的頓河」的有趣問題；「人物——梭氏說——都像活人一樣擺在你的面前，只要你去加以選擇，分配；這都只關係于你的能力了……，一切都在面前——材料及實物。」

這部小說中主角格利果利，滅列赫夫的輪郭取自一位名叫葉瑪瑪夫的哥薩克人的傳記，頓河上游各村鎮居民多能道出這人的歷史，據說這人的兒女至今在威盛斯克附近的巴斯科失斯基區中任教，她的顏色微黑，有着光亮的黑髮，一切和她父親相像……。

但是，假如人們以爲梭氏既住在威盛斯克鎮，便把書中各英雄依照

他附近的人們整個的描述出來，這種觀念是不對的；是的，哥薩克葉瑪瑪夫是確有其人，他的傳記的一部份也確會爲梭氏採用做小說中的格利果利，滅列赫夫。

但這並不能決定一切。

讓我們看看「靜靜的頓河」作者所發表的，關於小說中女主角亞克新的由來的話：

她的性格並不是作者即刻找到的，當然，主要的大概輪郭是由作者老早決定，但那只是主要的輪郭；請不要忘記「靜靜的頓河」一共寫了十三年之久，在這長時期中，即梭氏本人也變了，「總之——梭氏說——用不到去做任何幻想，因爲我們村莊知道許多好的婦女，一個人而具有強烈個性，意志及熱烈心情是少有的，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的卡蓮妮娜一瞥，女主角的個性也自生活中取來，但這與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們只知道一個由托爾斯泰製造出來的安娜，我們所寶貴的也只是這一點。

幾年前，本文作者曾到威盛斯克鎮，得到機會到卡金斯克鎮——那梭羅河天童年歲月渡過的地方，都理他寫出了小說的第一部；我們來到他的曳引機站是以往某商人住宅，院子裏還有一架風車；一位工人聽說我們是來看梭氏故鄉的，回憶自己童年時代的朋友，游嬉的同志；他告訴我們梭氏童年的困苦情形，梭氏童年所住的茅屋，早經坍塌，這風車是梭氏童年常來遊戲的地方。

很可能的，梭氏小說第一部某房屋的描寫是取材於此……毫無疑問的，梭氏小說的寫成先要把大量的材料「澄濾」一下，當他感覺到某種歷史材料的需要時，作者常整月的停止一切工作，跑到羅斯多夫或莫斯科去「挖掘」；蘇聯前報報紙特別使他感覺興趣。

近年來，梭氏常收到大量來信，問及「靜靜的頓河」中各主人的結局。不加掩飾的說，關於書中格利果利及亞克新的結局，必爲百萬人所企望知道，並且，這將不僅限於蘇聯境內，甚至遠出其境外；成百千封的信使梭氏收到，還記得下面一件事：一位鐵路站長寄了一封附信郵資的信給梭氏，他用鐵路的名義要求著者回答他亞克新的結局……。

最近他工作得很忙，我想，「靜靜的頓河」第四冊的寫作對梭氏或會認爲最困難了；以前各冊中偉大的史傳應該完妥的結束；稿紙上本都已寫就的，但都已不止一次的重寫過了。 八·卅·譯自消息報。



# 湘東北巡禮

公 盾

## 一、再地的故跡殘跡

兩年前的深秋，當武漢撤退時，一陣風聲鶴唳的壯劇，幾晝夜穿過悲怨的熊龍火光，那時這繁華都市成爲瓦礫世界。

而今，當記者重新踏上華中戰場時，長沙依然復原，看盡千軍火裏國生的房屋，看盡一片火裏國生的繁榮，記者滿心興奮欣曠。

在東邊的洞庭湖，十字交叉著的粵漢湘鐵路，在湖北的大捷後，它們更顯得格外丰采。

切後的湖北，到處留下敵人的蹄爪的殘跡，湘贛公路底座的破壞了，就是山旁的羊腸鳥道，也變成寸步難行，一堆堆塌下堆積着的泥土，這是敵人的墳墓嗎？

敵軍逼的馬路與山路上，還擁有許多小戰溝，光給你這一幕滴的事實，便可見湖北的大捷並非偶然。

太陽照耀着的秋天的郊野，在太陽金光下的田疇，那綠油油的禾苗中，長出葱蔥肥美的稻穗，那牛者臉上的笑容告訴你：今年的湖南也像去年一樣豐收啊！

山村的景物是可愛，莫輕視這一隻放牛的小孩子，他們的口上都有着一串戰鬥的故事；他們的口上，也還隨時排着戰鬥的歌聲呢。

## 二、暮抵永安市

在暮色蒼黃的時份，記者到了這瀟陽縣西

北的一個大鎮——永安。

在「落後孤營」的山景中，更步於這瀟陽上，城後瀟瀟蕩蕩的流水，街道寬坦，湘贛而來的土貨多集中於此，這地方就比上了一個繁榮的寶地，它也使一切其他的小市鎮一樣，人口多，商店多，行旅多。文化事業也比較興盛。

湖北太愛，會給予這小城以新生的戰鬥，過去，這兒是法政學府，好女如玉，而今末切後的餘燼，却是一幅戰鬥的姿容。公路破壞了，一切貨物由人來挑動運輸，在街頭貼滿花花綠綠的標語，小孩子們唱起救亡的歌，軍民之間特別合作。

在一家金堂裏，一位老年人告訴我，當七七—三週年紀念日時，×軍×師由此地開拔，爲着減輕將士們的勞苦，當地的五百員壯丁，願意擔任挑夫的工作，但是終於他們一個也不要，他們說：「本地的人力困難，又兼農忙，我們一律不用民夫，行李自動攜帶，違者就地槍決」，師長這一道命令，使百姓更感動了，於是在軍民之間就建築上一道橋樑。

## 三、瀟陽瑣記

到瀟陽了。瀟陽是一塊湖北的大地方，橫亙於九嶺山脈與幕阜山之間，距夏布聞名國內，地比永安繁榮，有都市之風。

瀟陽還保存着他的聖廟，沒有親受敵蹄蹂躪。但當湘北風雲騷擾之時，這兒公路破壞得復原，公路在今天已變成橋樑，老百姓多半是躲到山中有均會親身參加過短期的戰鬥。

從瀟陽以東，轉入山間地帶，匹馬車馬均難於通行，有錢的坐轎，沒錢的，還是用着自已的兩隻腳。

在瀟陽以南的民衆，當敵人深入之時，早已躲到山上去，一壞厝具也隨着搬走，剩下的都是空房子，農夫農婦都有前線送飯的經驗，在他們的臂上都掛着一串光榮的勳章呢。

## 四、在幕阜山上

踏着東北的九嶺山，攀上幕阜山，山路雖是崎嶇，但登山是一件最有意義的旅行，湘、贛、交點的高阜山，約莫有三千公尺的冷峰，懸崖絕壁，甚有觸目驚心之感。

幕阜山一帶，是在前線，敵後的地方，所以來這兒沒有大緊張的戰爭，敵人怯於軍進，以全力進行經濟進攻。敵人加緊的技術，加緊的訓練，他利用着鐵道與公路從武漢至昌運來大批的物資，肉袒南傾銷，無耻的好客們，爲着個人的漁利，昧了良心，沉淪於黑山。

因而敵貨充斥，法幣流於敵手，駐防在幕阜山的×將軍，對於這一問題非常關切，他希望（一）各路友軍嚴密封鎖交通道路互相監視，如有官民或當地保甲長縱容或有包庇走私販賣敵貨者，一律呈請槍決。（二）對敵商

# 魯迅先生

## 「一生到老志不屈」

——紀念魯迅先生

「……一生到老志不屈」

這是魯迅先生安葬的時候，在送葬的長行列裏，從大家心裏一齊湧出嘖嘖一齊唱出的哀悼魯迅先生的一句。我認爲，這是最有意義足以代表魯迅先生的真正精神。在有些青年的朋友，正當他們情緒高揚的時候，也許是不會感覺怎樣的。然而，假使是個中年以下的人，只要回過頭去看看這幾十年中國的歷史，在這幾十年歷史中間，魯迅先生的戰鬥經過，再跟他自己在這樣時代裏的生活情形比照一上，就不能不感到魯迅先生是多麼不可及的！在當時的行列裏，踏着沉重的脚步，懷着淒涼的沉痛，因爲那是一個燥熱的深秋天氣，一邊流着汗，而一邊淚眼含着淚的，中年或者以上的人，一定不會沒有這！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中國歷史上最艱難的時代，這一段的歷史事實，用不着在這裏來說。因爲中國過去歷史上的担子太重，外來的壓力又太強，革命的條件不成熟，新興的力量難免幼稚，所以，這中間未曾不有高潮的時期，然而，來勢既猛，轉到一轉眼，不但是依樣畫葫蘆起來，反正是外力的加緊進攻，內部的加重壓迫，黑暗勢力的重新抬頭是自然的結

果的，最可怕的是所謂光明的曙光也彌漫了鬼影幢幢，辛亥革命的前後，不正是這種的情形嗎？這時候，聰明的自然會抽身一變，投了過去，或者改行不幹，另找出路去了；笨拙的，或是因爲自己的志氣不靈，或者因爲舉步太多，只好頓頓脚，嘆口氣，停止下來，從此也就斷了關係；至於一些感情盛，意志薄弱的呢，因此弄得情感無法排遣，於是醉酒婦人的有，抑鬱牢騷的有，進一步，由荒唐墮落而倒行逆施，窮極無聊的也有呢！到了這樣的時候，不用說，始終能認識清楚，始終能堅定不移的，因爲中國過去普遍地都政治水準太低，是不容易多見；就是能隨着退潮，把情緒雖然低降下來，却還能守住自己，雖然不免於悲觀，却並不至於動搖，雖然有時要陰沉沉，却也不會就除掉嘆氣以外，一切丟開不管的，究能有多少呢？

由辛亥革命的失敗到「五四」運動的中間，正是這樣一個低潮的時期。當時，袁世凱以及後來北洋軍閥的統治，在政治上，黑暗到了甚麼樣的程度，一般社會連當時的教育文化等界都包括在內，渾沌墮落。惡濁腐敗到甚麼樣的程度，我們現在的青年是不大容易想像得來的。

這是魯迅先生的沉默時期。他在北平，雖然不免於陰沉沉地感到悲觀，却住在同鄉會館裡，沉默地做着沉默的工作。

終於「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到來了，他於是「吶喊」起來，雖然隨着潮流的低降，也不免要隨着「彷徨」，從此他却開始了他的戰

實貨物，要進行檢查，如有仇貨，一查沒收。(三)要加緊戰鬥人員的組織和訓練，至於根本辦法，要發動軍民聯行節約，採用生產。今天，暮阜山的我官兵已經嚴格的執行封禁走私的道路了，以當地軍民的合作，可以見出對敵經濟戰前途的光明。

### 五、汨羅江畔

千軍山，萬重山，千山萬嶺連到江。在汨羅江之時，憑吊着詩人屈原的英靈。汨羅江像一條長蛇，橫貫着阜山，西出洞庭湖，汨羅澎湃的江水，長年來唱着抗鬥的歌聲呢。

李江擁有四十餘萬民衆，當長沙會戰之時，它曾不幸陷於敵人膝下，敵軍編隊，水、房屋、婦女……受盡蹂躪，掠奪淫淫的種種暴行，刻下了平江民衆以極大憤恨的印象，種苦痛現實的一世教訓，使這兒的民衆分外具有一同仇敵愾，「與土存亡」的決鬥心情，願着把自己力量，獻與抗戰。

先以人力動員來看吧，這兒有新組成的輸力大隊，人數有一千七八百人以上，訓練班的人數有二百人以上，他們都是願意犧牲，願意上前線的。

在所属各縣，都正熱烈捐輸布鞋布襪與前方將士。在市鎮之中，隨時可以看見民衆爲軍隊留下解渴的茶盆。他們要請作軍隊買是無微不至。

活躍在這兒的工作隊伍，有三民主義青年團平江分團，軍委會傷兵招待班，精忠服務團，九政隊分隊……等，他們的工作都非常熱烈。但文化宣傳十分枯澀，除了前鋒報之外，僅有幾份壁報，圖書雜誌少見。這兒的環境，還期待着更多的工作者到來呢。

鬥生活，不再沉悶。就在「五四」到「五卅」的一段退潮期間，他始終都在鬥爭着。「彷徨」之後，又來了轉機，然而，時機並不成熟，雖然在樹梢，在屋頂，你都聽見了沙沙的聲音，吹來的却只是一陣「熱風」。這雖然還是小人的得志的時候，所取的已經只是謠言及謗，戰鬥者的安走「葦葦」一運，是無可逃避的事。這當然不是一個花期，只能長些「野草」罷了！

就在「葦葦」照命之下，魯迅先生，離開了北平，走廈門，去廣州，最後到了上海，就這樣一直在上海住下去。「五卅」，「北伐」的高潮，以至於後來的「九一八」，「一二八」，這真是中國最艱難的時代中間，一起一落，一高一低，魯迅先生始終都在堅持地，不屈地戰鬥着。這時候，他已經不執隨着高潮低潮而高揚或是低降自己的情緒，却在高潮的時期，指示給我們的青年要在熱狂裡清醒一下，免得橫衝直撞地碰破了頭，或者栽倒在地下罷；在低潮的時期，要怎樣堅定腳步，站得穩固，不至於就倒下來，要怎樣睜開眼睛，不但要正視着黑暗，並且要遠視到黑暗中的光明前途，要怎樣準備高潮來時的迎頭趕上。這還不算，他並且要肅清內奸，要揭穿偽善者的陰謀與假面，要防備被人出賣，要當心陷阱或是絆腳石；同時還要為他的工作奮鬥，要同他的疾病奮鬥。終於，他在戰鬥中死去了，「一生到老志不屈」地光榮死去了！

聖戰爭，來指示，來領導我們的青年戰士。還在魯迅先生，不免是一種遺憾；在我們更不免於哀悼之餘，尚有無限深痛的呢！

你的精神活復罷，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楊晦）

### 世故的悠閒

據說楊貴妃死在馬嵬坡下時，遺下了隻錦襪，給那貧苦無依的老嫗拾到了。於是貧嫗便珍藏這襪如瑰寶，碰到那要餓食無所事事的名士們前來訪尋殘餘餘香時，每出示一次，索價白銀五十兩，不多時，居然滿園同長安度富婦生涯了。

幼時不知何以對這段傳奇特別感到刺激，大概名士之為名士，重釋之為重釋，這段距離至少總免不了十萬八千里罷。當時一顆寬心所咄咄引為疑說的，是何以有人閒着無事專門羅織到馬嵬坡參觀絲襪，而且既容易又慷慨地拿出白銀五十兩？

直到長大了，瞻仰過歷史的荒墳，領教了人間的險惡，才知道在我們的時代裏有一種一世故的悠閒，唯其世故，所以自私，唯其自私，所以小我之外無所盡於大我，便落得斯文自在，悠閒過日。

這情形，在文學領域氣味更為濃厚。抗戰前所謂「苦雨齋主」的「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經年學畫蛇」，以及某詩人的「國家事管他娘，又及麻將」等類的詩篇，便是紅得發紫的代表作。但炮聲一响，悲壯的激流場面一展開，乏蟲們屁滾尿流，而且好幾個寶貝

竟然跳下窠坑，狗模狗樣！誰？張齊平，穆時英之流便是。雖然祇是小小幾個，無關大局，但亦可見「世故的悠閒」究為何物，以及歷史老人的嚴肅與公道了！

如蔣君生的諷刺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雖然挖苦之至，但亦客觀之至，照時常有補恨無地之感，金蒼蠅所以令人討厭，這個原因大概「離不中不遠了」。

渣滓給濾掉了！大家更有生氣了！原是好現象，「世故的悠閒」在我們文壇傳統頗深，警惕，不可不有！

現在漸漸地你又看見了一些專門打發詩人本身「談青色」愛慕的詩篇麼？或者，專門發些無聊牢騷的雜文麼？還有，在群場傳播過來的，大談女人而插一條抗戰尾巴的小說，或者，沖淡自誇，「靈活」一「專門」描寫風景的散文，亦着實所在多有。

靠着戰士的血換來的所謂的安全，便開始在後方伸懶腰，轟轟隱隱在洋人屁股下的平靜，便倚着電燈柱閉上眼睛唱情歌，只是可憐，可憐，第三個還是可憐而已！

不致以嚴肅的姿勢罵盡天下雅士，但重複一句：是必要的，「警惕，不可不有！」

（覺平）

### 狗和狗性

最近我曾有一種妙想：想根據新生活活動的原則，在我現在那相當差的衙門裡，組織一個人類俱樂部；這個俱樂部除提倡正當的娛樂

樂、尊榮、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之外，還要有幾條具體的守則，如：(一)不拍馬屁；(二)不出賣或賤視自己的老婆、朋友、國家民族和同類；(三)不欺幼弱人(但也不姑息)；(四)……等等、等等？

在軍年的時候，我曾看見過「狐死兔悲」物傷其類」的詞句，但當時就不很以為然，因為我知道狗可不是這樣的：在主人或主人的貴賓面前，狗是馴良的，不但伏伏貼貼，而且還會搖頭擺尾；但如果遇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牠就要嗚嗚地叫着；如果遇見外來的一只同類，牠就非狂撲過去，狠狠地給咬上幾口不可了！

但是當時我對人類，這是表示尊敬，總以為人類是講究仁義道德的。  
最近年紀大起來了，漸漸知道人類也未必全是仁義道德的，似乎有些人也並沒有同類感：在這些人看來，人只能分為兩等，主子和賤人，此外便是自己一個，只有在寂寞或精神失常的時候，或許稍有例外！——這狗，我名之為狗性。

我在哪裏差差的衙門，不久之前就會鬧過這樣的的笑話：  
一個當差役的不肯聽小職員的差遣，弄得我們的總督主任不得不親自出馬去教訓他——  
「……這還與麼？」  
「……」回答是輕蔑的一視。  
「你！憑你一個小職員！會有甚麼資格來

教訓我？」當差也咆哮起來了。他的「道理」就在這；但他認錯了人了！  
「拍——」一個耳光……  
笑話傳開了。我的同事們都笑得不亦樂乎。

起先，我也笑，甚至笑得滿不穩眼，躺到床上，五臟朝天，打了幾個滾！但慢慢我却感到了痛苦。  
我想：我的同事們是否全有資格發笑呢？這個耳光是否打在「狗性」上面呢？當然都不是的。  
我想：如果「狗性」是該打的，那麼的人可多了；如果這一打并不是為了「狗性」，那麼挨打的人冤枉了。  
我想：打和笑也許都是在那裡助長「狗性」，壓抑人性。

這真是够悲哀了！  
雖然人類是從動物進化過來的，但從人類向狗退化下去，却是不應該的！狗道究竟是長的，否則人類也不必從動物進化過來了。  
我還記得：在高小讀書的時候，我幾乎天天要碰見達特爾。達特爾的狗，牠有一般狗的良好，也有一般狗兇狠。一天清早，我却看見牠躺在操場的一角，死了。後來，一位高年級的同學告訴我：「達特爾，俾爾回到他的祖國去了。這隻狗既不便攜帶着走，又不好送人，於是牠把牠槍斃了！」最後這位同學還加上一句：「這是人道！」當時，我心裏頗有不平之感，漸漸才知道這原來是一般洋人的狗的時候。因為有這個經驗，所以我現在特別替人類

的「狗性」損心！「既然主人不吝對狗「道」，誰像他不吝對有狗性的人講「狗道」。因此，我不免有這種妙想：組織「狗性」的原則，組織「個人類俱樂部」。  
但最後，我還須聲明：我對於組織團體是毫無經驗的，我的妙想永遠只會是一種妙想。如妙想天開之類，絕對不會有兌現的一天。(奇人)

良口之戰 出版  
定價六角

良口一帶遭受悲慘的敗北。據軍事專家說，良口的勝利，在純軍事學的觀點看，它的意義實超過第一次的魯北大捷！其實，在其它各方面看，也都有相當的進步。像這樣一個有價值的戰役，是應該有一本忠實而活潑的記錄的。這冊「良口之戰」，就是為滿足這方面的要求而編著的新書。各文取材，大都本於作者的耳聞目親，文字也力求懇潔，而且關於這戰役，這戰役的各方面，都有專篇的論述或描寫。它不僅可做歷史書看，且可以做文學書看，確是一本實益和趣味兼重的書！

# 資 料 室

## 蔣委員長雙十節告全國軍民書（節錄）

我們在抗戰的第四週年，正在東亞及世界風雲劇變的今天以來紀念建國的雙十節，意義的重大，自非尋常可比。我們更應該深切認識中國建國的目標，繼續先烈革命的偉大精神，來完成我們的重大任務。辛亥革命的成功，不過是建國事業的發軔，不過是國民革命過程的第一步；我們革命建國的目的，是要實行三民主義，一方面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使我們國家富強，民生康樂，永久生存于世界之上；一方面要「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義，發揚我民族固有道德的偉大精神，來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促進全人類的和平與幸福，以盡中國對世界的責任。我們立國在東亞，當然先要謀東亞的安甯，就世界大勢來說，也惟有確保太平洋的安寧，而後全世界和平才有確實的保障。所以簡單的說：內而充實國防，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外要安定亞洲，期致世界之真正和平，這是總理畢生奮鬥的偉大的目標；也就是辛亥革命建國的偉大理想。我們應該痛切認識：日本軍閥是中國建國的死敵，日本軍閥的侵畧政策，是三民主義誓不兩立的死敵。日本軍閥侵略政策的目標，是滅亡中國，征服東亞，征服世界而其第一步即在征服中國。三十年來，我國家的紛亂，生靈塗炭，發源禍始，都山敵人破壞我們民國而來。總而言之，消滅中國生存，破壞中國建國是敵人一貫的目的，我們今天抗戰，不僅是為雪恥復仇，也是為實現建國理想而戰，亦即為完成辛亥革命事業，實現三民主義而戰！我們這一戰一定要達到恢復我們主權獨立，領土行政完整的目的！也一定要達到建立國際信義，人類公理與世界和平的目的！要知道：這主權獨立與領土行政完整是建國所必不可少的初步基礎，而世上唯公理為不可磨滅，正義必能戰勝強權，中正已屢次昭告我們全國軍民。在建國紀念的今天，我們對此更須有澈底的認識。

敵人的野心是沒有際限的，自然不止于侵畧中國，敵人的野心是要以征服中國為中心，佔領整個的東亞，宰割整個的太平洋，再不對世界作無限制的侵畧，這是敵國軍閥政客毫不隱諱的狂想與夢想，所以敵人侵畧中國，與其侵畧世界是不能分離的，無論敵人說「解決中國事變」也好，「南守北進」也好，或「北守南進」也好，這都不過是實行其野心的步驟之一端而其征服中國，控制東亞，統治世界的野心是一貫的。然而狂妄的敵人，不到臨死是決不覺悟的，我們中國明白這一點，所以不僅決心抗戰來粉碎他征服中國的野心，且要以抗戰來打破他征服東亞的妄想。中國為東亞最古最大之國家，沒有中國，決沒有東亞，而東亞安危，關係中國生存至深且切，所以中國決不辭以安定東亞之先鋒自任！自從此次歐戰發生以來，敵人雖因共有的實力為中國抗戰所束縛，仍無時無刻不想乘人之危，而積極南進；英法，失利以後其所謂「東亞新秩序」就一變而為最「大東亞新秩序」，並公然說「大東亞包括南洋在內」，又屢次鼓吹什麼「世界新秩序」，最近且勾結德義，訂立三國同盟；從此以後，日本的內心顯然是愈益煩躁，而他的行動則必愈益狂妄；我們都知道：無論敵人南進或北進均是危害我中國之生存，我們為了自衛及維護國，必盡力之所及，來徹底打擊敵人征服東亞的暴行！我們中國與所謂「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新秩序」決不兩立，

我們中華民族為貫徹建國理想，無論前途如何困難，終必奮鬥到底；凡是承認日本「東亞新秩序領導地位」的國家，我可斷定終必有後悔其被欺受詐之一日，任何與日本成立之有關東亞條約，為中國所反對者，終不過廢紙一張其効力與廢棄南京之條約與其主人日閔所訂之廢紙正復相同。

我復敢斷言，只要我們中國抗戰到底，決不屈服，則敵寇利用三國同盟的陰謀，就被我們粉碎無遺！須知敵寇實在是因為中國抗戰一天不停止就是他本身危機一天不得解除，所以他的本意，實在是要利用這三國同盟，急於求「中國事變的結束」，以達到他滅亡中國獨霸東亞之目的，然而我們中國抗戰是存亡生死的鬥爭，總理曾說：「在生死關頭，當然是要奮鬥」！如果我們不能達成抗戰的目的，無論敵人任何威脅與陰謀，斷不能影響我們抗戰於毫末，而且就客觀形勢分析起來：這三國同盟，在敵人無非是在他「東亞新秩序」自造極格以外，更加深踏進了一個自尋覆滅的深淵而已！

我們要使中國與各國並駕齊驅，中國民族永遠生存於人類，就要學先烈的行為，以先烈的標準，要像他們一樣捨生成仁，犧牲一切專心救國。要知道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訣，秘訣就在「不惜死」！這種捨身報國成仁取義的精神，便是中華國民締造的基礎。

在此次歐戰之中，我們當深切覺悟于集中全力，增強國防的重要；而這種努力，又要有始終不懈的長期奮鬥。同時我們更可看出：世

界任何國家，無論處境如何優厚，如果他萎靡散漫，苟且自安，這個國家，就可以轉瞬覆滅；無論處境如何孤危，如果他萬眾一心，堅毅不拔，亦必能轉危為安；我們的國家誠然是在存亡危急之際，我們的抗戰固已進入更重要而艱鉅的階段，然而今日較之辛亥先烈所處的環境，較之各國革命建國當時的環境，得優越得多，順利得多。我又曾說過：「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根本都與我國抗戰有利」。因為我們始終是在主動的地位，我們的抗戰是站在自立自強的立場，準備以獨力奮鬥貫徹我們的目的。最近各友邦對我們援助的加強，對敵寇制裁的加緊，固然是有利於我們的抗戰，但這還不過是有形的跡象，其實無形之中，我們目前更要認識一個重大的意義：

這就是國際局勢的演變，一天天與我們抗戰所抱的目的更顯接近，總理救國救世的主義與理想，將要在這一次我們抗戰與世界大紛亂中，逐漸為世人所認識，而最後必能全部實現！我們抱定信心，不問環境如何，國際形勢有利的時候，固然要努力；就是在這過程中間，國際上對我抗戰形勢不利的時候，我們更是要奮鬥到底。老老實實說：今天東亞興亡，世界安危的大責任，已經落在我們中華民族的肩上了！除開我們自己應急外決沒有任何力量能够危害我們的，也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們建國理想的實現。中國幾年的歷史，證明中國民族是一個最能忍耐艱重，克復一切困難的民族，我們決不為困苦所動搖，為危難所眩惑，決不因挫折而生頹喪的心理，決不因世變

黃幻而生觀望的心理，尤不肯在困難之中而生苟且因循局蹙過的心理，因為此世界奮鬥，中國努力抗戰善盡自己的責任，就是對世界善盡了責任。就國民義務來說：人人守在崗位，努力奮勉，竭盡自己的責任，就是對民族作最大的貢獻，今後我們愈在困苦艱難之中愈要担負起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責任；因為唯有在抗戰之中努力于建國，纔能迅速也穩健徹底。人人都要任勞任怨，同時都要自資自給。無論敵人如何掙扎，我們的答覆祇是努力抗戰，奮鬥到底！全體軍民必須忠於國家，忠於職守，忠於主義，忠於法令；勇於捨身報國，勇於忍痛從公；集中我們的心思才力，貢獻我們的一切能力，自由和生命，在抗戰中間努力的建國。我要求我全國軍民在前線要努力殺敵，在淪陷區要努力破壞敵人，牽制敵人，誓死不與敵人漢奸兩立；在後方的同胞，要特別刻苦，特別節約，特別堅定，而振奮一切在職的人員，更應該特別檢點自身，特別痛自拘束，要知道我們總理，從前苦心垂教的一切建國的典章方墨，就是預期到有今天這樣一個千載難得的機會為我們事先定下了詳密的教程；我們必須把這個民氣振奮的時期，集中意志，充實力量，建立健全的政治基礎；我們必須乘這個封鎖壓迫艱難缺乏的時機，盡瘁於開發產業，增加生產，努力於科學的研究，發明和創造，建立我們堅實而獨立的經濟基礎；我們必須乘這個艱苦戰，努力建軍，努力社會訓練，完成新縣制，完成地方自治的時機，振興工業，開展交通，尤須增強實力，以建立，總理所

# 輿論一斑

## 論德意日三國同盟

香港大公報等

「此次同盟的談判，開始於九月九日。動機在希特勒對英改變戰畧。從前德意日三國雖有勾結，但自蘇德協定以後，德國早已把日本購開；當德軍以破竹之勢下荷比，繼以法蘭西投降，德意對遠東的殖民地越南荷印，已視如自己禁錮。現在根據三國同盟，承認日本領導建設「大東亞的共榮圈」，把越南荷印拱手授與日本，德意所要求的無非利用日本的軍力攻擊英國及牽制美國。從前日本對德意不負軍事義務，現在「實質上」已經顯然不同。怎麼可以像美眾院外委會主席白魯姆那樣輕鬆地說是「夜行填國吹口笛以壯胆」呢？」這是九月三十日香港大公報社評的意見。

關於這，十月二日桂林掃蕩報也表示同樣的意見：

「近月來德方徹底發見英國的空軍力量究竟不可侮，終於變更了全盤的攻英計劃。尤其

美國對英加緊了可能的援助，英國背後有了這麼一個巨大的支撐力，即令德能得一舉奪得英倫三島，但事實上不能謂為勝利，因為戰事終會持久，一個僵持的戰局，確實是經濟脆弱的德意制命打擊。軸心國家在焦灼苦惱之際，於是促成了三國的結伙。德意對倭所能希望的也不過在求其能够在太平洋上裝腔作勢，與歐洲遙為聲援，企圖或多或少牽制一部份美國勢力，藉以減少美對英國的援助。」

九月廿八日香港星島日報的社論，則清楚地寫出了國際的新局勢：

「我們見到了世界兩大陣營的明朗化：在一邊，是英與美，在另一邊，是德意與日本。這兩陣營是勢均力敵的。就目前的情勢而言，美國並不急於參加歐戰，也不願立刻對日本作戰，所以假如這兩大陣營要迅速發動全面的戰爭，必然是由日德意首先動手。然而，日德意似乎沒有逼使美國早日參戰的理由。這樣，這兩大陣營保持一個相當的武裝對立的期間，是可能的。但是，這期間也不會久長。」

關於三國同盟的意義，十月一日重慶新華日報指出：

「三國同盟是瓜分世界，把歐洲劃給德國，「大東亞」——包括南太平洋、法、美各國殖民地劃給日本的同盟，是擴大歐戰中東西策應，打擊英美的同盟。」由於三國同盟的簽訂，而趨尖銳的南太平洋爭奪戰將是最明顯無飾的殖民地爭奪戰。」

十月二日桂林救亡日報則清楚地指出三國同盟對遠東的影響：

標定的國防建設初步的基礎。

總之，我全國軍民，特別是具有豐富知識技能而身居領導地位的各界領袖人士都要徹底認清祖國復興的責任；東亞興亡，世界盛衰的責任，全在我們這一輩的身上，這責不能辭避，必須樹起脊梁，站定腳步，以至忠勇，至仁愛之精神，完成至偉大至莊嚴救國救世的事業。現在世界整個形勢，和我們抗戰局勢都將有極大的轉變，這正是我們努力自強的時候，正是洗雪羞耻的時候，也是我們開拓命運，創造未來光明的時候，中正身負國民付託之重，追溯既往，瞻望將來，真感到十分惶悚，十分興奮希望我全國軍民，一致奮發，共同艱越，人人發揮捨身報國的抗戰精神，人人發揮堅忍切實的建國精神，矢忠矢信，不撓不憚，驅逐日寇，復興中國，成就革命建國的偉業，纔不負為總理及辛亥以來革命先烈的後繼者，纔能踵武先烈，實現我們的偉大理想，完成我們對民族祖先與對東亞世界的莊嚴使命！

「德意日軍事協定，無疑地在遠東造成一個新的局勢，這個局勢的特點，是英美的日益接近，與日美關係的更進一步的惡化。英美為消牽制日寇南進，和消耗日寇力量，今後有比以前更積極援助中國，和更強硬地對抗日寇之可能。我們歡迎這種有利於我們的情勢，我們要爭取任何有利於我和有害於敵的援助，但是我們却也要特別警惕：就是我們要堅守自力更生的立場，嚴防依賴外力，企圖隨附英美驕尾以圖獲得成功的幻想。」

# 從「反共協定」到「三國同盟」

(文獻)

## 一 德意日反共協定

德意日反共協定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在柏林簽訂，它的基礎是德日協定。德日協定的內容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約定，對於共產黨國際之活動，相互通報，必要時協議共同防衛之手段，緊密協力，以達目的。第二條，締約國因共產國際之破壞工作，威脅國內之安全，因此，與依本協定起見，第三個國家將共同勸其加入。第三條，本協定有效時期五年，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時間經兩國之合意，得延長之。

## 二 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

經過了一九三九年八月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德意日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日在柏林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全文如下

德意日三國政府，鑒於世界持久和平之先決條件，必須對世界各國界以其本身應有之地位，因此決定對三國各在大東亞及歐洲，以建立維持新秩序，以促進人民之共榮與福利為主要目的之地帶所各盡之努力，彼此互相協助，互相合作。尤有進者，三國政府願引伸其合作之範圍及於世界其他區域內願與三國作同樣努力之國家，以冀彼等對世界和平之理想，得以因此而實現。德意日三國，出於上述之理由，

同意下列各款：

第一條，日本承認并尊重德義在建立歐洲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

第二條，德義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

第三條，德義日同意按照上述兩條之規定，彼此合作，三國並保證簽字國之一，未被目前尚未參加歐戰或中日爭端之國家攻擊時，彼此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之各種方法，互相協助。

第四條，為實現本協定起見，三國立即組織聯合技術委員會，委員由德義日三國政府各自指派之。

第五條，德義日三國，聲明上述各條，對於三簽字國之任何一國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地位并不發生任何之影響。本協定自簽字時起，立即生效，有効期間自生效時起十年，在本協定有効告終前相當之時期，簽字國得由其中任何一國之請求，談判續約，政府授權之代表簽字本協定，以下為代表之簽字，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日在柏林簽字。

## 三 三國同盟訂立後中國

的態度

九月卅日，王外長答中外記者問，表明中國對於德意日同盟堅決反對的態度：德意日三國，已於九月廿七日在柏林簽訂

同盟，由日本承認德義二國在建立一歐洲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而德義承認日本在建立所謂「大東亞新秩序」中之領導地位。此種規定，對於歐亞兩洲其他各國之合法地位與權益，以及歐亞兩洲以外國家，在歐亞兩洲之合法地位與權益，完全漠視，并企圖擴張，至為顯赫。中國政府素來之目的，在維護合法之國際秩序，使世界各國，均能以平等地位，友邦相處，對於一切以「新秩序」為藉口，而實行侵佔破壞世界合法秩序之行動，中國政府必接應過去一貫之政策，予以堅強之反對。中國政府與人民，決定繼續為世界合法之秩序努力奮鬥，中國政府決不承認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尤不能承認日本所謂大東亞之領導地位。他國彼此間所簽訂之約章，不但不能影響中國的法律上之地位或權益，亦決不能影響中國政府之態度與政策也。

## 四 三國同盟訂立後日本

的態度

九月二十七日晚十時，日外相松岡發出聲明如次：

本日天皇對日德意三角協定之成立發出詔書時，吾人心中充滿惶恐，日本當前正面對空前未有之嚴重危機，本國所將採之行動為極端重要且關係國家興亡之事件，日本外交政策之目標在努力解決「中國事件」，建設東亞共榮之大鏈環，進而恢復全世界之「真正和平」。然令人惋惜不置者即世界仍有若干國家將以種種



可能之方法，直接間接阻止日本在大東亞建設「新秩序」之努力。當此之時，日本唯有在內建立新體制，完成國防，團結一萬萬人之心，在外與志同道合之德意兩國及與吾人之路線一致之其他民族合作。吾人一方面應依已定之國策堅決努力，一方面應使企圖阻止吾人之國家改變彼等之政策，並堅決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吾人之最後目標，實現世界之「新秩序」。

不久以前，吾人曾依上述之方針與德意進行談判，結果日德意終於成一三角協定，此種歷史僅見之關係得以成立，泰半須歸功於我天皇之絕大決心，德國元首希特勒及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先生之智慧，以及德外長里賓特洛甫意外與齊亞諾之不斷努力，目前之條約規定日德意在建立「大東亞，大歐洲秩序」之努力上互相合作，倘訂約國一方遭受現時尚未捲入歐戰或捲入「中國事件」之外強所襲擊，則三個簽約國將以政治經濟軍事上一切可能之方法互相援助。由此觀之，條約之成立並非日本現已加入歐戰或欲無故向他國挑戰之謂也。我須附帶說及者目前之條約，一方面絕不影響日德意間現存之政治地位，他方面亦不影響對華之關係，該條約並規定德意承認日本在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上之領導地位，日本則承認德意在歐之領導地位，故此三國將聯合力量並盡力互助，條約成立後，日本所負領導「大東亞新秩序」之責任較前益大，日本政府雖一向願以和平方法履行責任，然吾人不敢斷言環境無迫使吾人作重大決定之一日，吾人前曾許多障礙與困難，須知此非平常之力量所能克服者，我政府

與人民須團結一致，充份了解國內外之形勢，準備忍受種種艱難並作種種犧牲以加倍力量進行天皇之命。

### 五、美國的態度

九月二十七日赫爾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發表正式聲明如下：

美政府認為所傳德意日同盟簽訂，對於數年來所有之局面，並未造成實際之改變，此項同盟之宣布僅使存在已久之一切關係，更見明確，美政府對於此項關係，固曾一再喚起國人注意，在此項協定進行簽訂之中，美政府固早已知之，並曾充分顧到此點，以決定我國之政策也。

### 六、蘇聯的態度

九月三十日真理報首先表示：三國同盟的訂立並無可異；一，因此公約實際上僅係德意日已成關係及英美已成關係之具體化，二，因此公約發表之前，德政府曾以即將締結三國公約事通知蘇聯政府。此公約表示戰爭新階段之到來，範圍將較以前更廣泛。

接着表示如下的態度：

此公約之企圖，首先確以英國及與英國合作之美國為對象。此公約明文規定：德意日三國切實聲明，現行協定對於三簽字國任何一國與蘇聯間現存之政治地位，絕不發生任何影響。此公約簽字國方面對於蘇聯所奉行之中立態度，一致表示尊重。蘇聯忠實於和平與中立政策，而今後必將始終信守不渝。

### 七、英國的態度

九月廿八日路透社外交記者表示如下的印象：

日本之參加，並不能獲得助益。惟有更加困難，日本在其所進行之工作上，仍必須獨立担承，德意兩國，現正以其力對付英國，自難以原料或其他方面之協助予日，而反之彼等所望於日本者甚大，公約中有一款，目的，似在專為威脅美國，因條約中所指，除美國而外，別無他國，此約之最初目的顯為阻止美國參戰，其專對蘇聯之一款，則表明三國對與蘇聯間之局勢，並不憂慮，此種要如其所宣佈者，則實際不能使局勢發生變化，有該約無秘密條款存在，其對歐戰實毫無影響，因日本始終僅宣佈不介入態度，而未宣佈中立也。日本與軸心國家，同意共同合作，重建歐亞新秩序，但此項互助，惟有在現時未參戰之國家，攻擊三國任何一國時，方始生效。

### 敵情資料

一九四〇年開始以來，日寇國內工資日漸低減。據日本經濟「金鋼鑽」所載，工廠工人工資指數由一〇一降至九十三；礦業工人工資指數由一〇六降至一〇三；運輸工人由七九降至七五。

九月十五日日寇內閣通過行政機關裁員案，擬裁去中央及地方機關現有公務人員百分之二十，即五十萬人。

# 廣東省銀行

本行係在民國十三年爲  
總理所手創，現有資本額國幣一千萬元，各項公積金及預備金一千五百五十餘萬元，經向 財政部註冊，設有業務，信託，儲蓄，農村貸款，節約建國儲金等部，全省各縣及省外國外均設行處並有代理銀行，辦理存款，匯兌，信託等業務，並代理省縣庫收支。手續快捷，取費低廉，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各界諸君，尙希留意！

## 本行信託部各種信託存款

- (一) 信託往來存款  
支票往來週息二厘
- (二) 普通信託存款  
每戶至少存滿一年  
六厘半息可分紅利
- (三) 特別信託存款  
每戶至少五千元運用  
由存款人指定損益亦  
由存款人負擔本部祇  
取本金與收益信託費  
詳情函酌

# 廣東省銀行

## 總分支行處一覽表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匯兌所	通訊處
設曲江	星架坡	廣州	南雄	電白	香港
香港	澳門	韶州	始興	化縣	海防
梧州	梧州	梅縣	樂昌	遂溪	豐林
桂林	桂林	興寧	仁化	惠來	龍州
昆明	昆明	台山	乳源	開建	貴州
		山	和平	赤溪	貴州
			連山	鶴山	貴州
			陽山	山	貴州
			德慶	赤溪	貴州
			新豐	赤溪	貴州
			英德	赤溪	貴州
			清遠	赤溪	貴州
			連平	赤溪	貴州
			河源	赤溪	貴州
			新興	赤溪	貴州
			羅定	赤溪	貴州
			茂名	赤溪	貴州
			信宜	赤溪	貴州
			老隆	赤溪	貴州
			蕉嶺	赤溪	貴州
			平遠	赤溪	貴州
			電白	赤溪	貴州
			雲浮	赤溪	貴州
			徐聞	赤溪	貴州
			通訊處	赤溪	貴州

附註：辦事處有△者及匯兌所均在籌備中

本行經呈請內政部及中宣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特字第九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埠每冊國幣二角五分